

東

華

錄

東華錄

雍正十五

臣周澐  
周澐  
著恭校

秋七月乙巳命山東省開局鼓鑄○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效力之陸生柟細書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柟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柟總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後伊改

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補而陸生枏以邊方舉人筮任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效力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謹懍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枏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

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枏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枏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眾莫不尊親而聖人卽各因其世守封之亦眾建親賢以參錯其閒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啟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公

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公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今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枏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枏能明指之乎大凡叛

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枏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枏之流實天下所不容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爲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恭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相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恭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枏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敎胄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敎戒周詳凡以

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  
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  
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  
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鹽之時太子能居易俟命不詐出武庫兵  
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  
也又陸生枿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意借鉤  
弋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  
社稷萬世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繫也儻不加慎重而  
所立不得其人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爲多  
故者前代史冊歷歷可稽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  
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啟後者然後可以  
付之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開創以來未嘗豫建儲位而我 太

宗文皇帝繼位丕承恢宏大烈 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  
夏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宇絳長凡我朝 聖 聖相承皆  
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  
之洪庥逮朕纘登大寶承重熙累洽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  
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  
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不勤  
於學浸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尙知立儲之不  
易況我朝 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如陸生柑借漢武之  
事以譏刺者實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  
府兵云李泌爲德宗厯敘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旣廢禍亂遂生至  
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  
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彊騎乃府兵



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嫻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捕三營以詰姦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練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枿之爲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

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  
僞學非以疑眾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儻  
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隋文帝以勤勞節儉爲治  
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  
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  
望天幸乎陸生枏之意又何所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  
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  
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  
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卽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  
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  
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

罰人而陸生枏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元年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枏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枏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枏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枏自述其心也明矣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危禍烈等語肆爲呪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

參揭相臣之理况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道在於官  
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  
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  
窺伺挾詐教人以讒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相臣果屬愼邪便當  
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  
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停和處於其間乎又云因言固  
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  
其審審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  
庸召公奭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於人言必決之以理揆之以情  
未嘗拒人之言亦未嘗輕聽人言此內外臣工所共知者陸生枏  
何爲而有此譏議乎又云爲君爲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  
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君臣之間豈容絲毫權術乎三

載考績必以政事爲據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論王安石云賢才盡屏諮謀盡廢而已不以爲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等語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銳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張其失在於作用明矣又云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爲安石者等語安石之誤國在於不引其君於當道非謂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靜默無爲篤恭於無聲無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篤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勸威之道而極言其效如此非百務盡隳上下睽絕而後可爲治也其文詞議論險怪背謬無理之甚又其論無爲之治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

譏閒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等語從古聖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勞自勵而以逸樂無爲爲治者也是以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理財二端理財一事自應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權不可旁落今試以銓選之權付之大臣大臣敢膺此任乎無論稍存容私徇情之見者固不可一日當此重任卽秉公持正之人於用舍黜陟之際不爲怨府卽爲禍源矣至若懋昭令德克勤小物不泄邇不忘遠古訓昭然漢宣帝綜覈名實治理一新光武務勤吏治唐太宗書守令姓名於御屏朝夕省覽古來賢主未有不本於勤勞者豈可以用人大節爲籩豆之事置之不問也又云絳度數諫異縛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卽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墮未有能如其初等語夫嘉謀嘉猷入告於

爾后乃朕日所望於大小臣工者卽位以來時時諭令諸臣以忠言讜論面折廷諍凡內外諸臣條陳政務有當理而可行者必令廷臣詳議施行並未嘗拒諫諍而喜順從也至於人臣朋比厯代有之有以阿諛諂附爲朋比亦有以傾險倖直爲朋比如漢之梁竇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之門戶是也若唐虞之世盈廷師濟一德一心謂之朋比可乎以上皆陸生栢論斷通鑑中語朕指出數條如此陸生栢生當盛世服習詩書身叨乙榜赴選朝官非若曾靜之僻處深山曠野不知天高地厚冥頑不靈之人也且觀其人未嘗不小有才謂宜感恩戴德勉思報效而乃懷不逞之邪心於進身筮仕之時肆無稽之橫議於政教修明之日對越大廷則暴戾恣睢之氣形於詞色遠逐邊塞則猖狂怪誕之說任意發舒其意專以搖惑眾心擾亂政紀爲務朕實不知其怨望何自而生憤

懣何自而積此真逆性由於夙成狃惡因之紛起誠不知天命而  
不畏小人中之尤無忌憚者也陸生柑罪大惡極情無可追朕意  
欲將陸生柑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著九卿翰  
詹科道秉公定擬具奏○命工部額外侍郎馬爾泰往江南清查  
逋賦○王璣緣事革職以彭維新署江蘇巡撫由吏部右侍郎署○趙向  
奎緣事革職調高斌爲江蘇布政使以程元章署浙江布政使由  
詹事○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貴州安順府地方高耀等寨生  
苗獍狎等內附○丁未諭內閣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  
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請令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  
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  
有一時鬪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  
首犯尙有一綫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



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行一己沽譽之私心朕於眾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卽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情概行末減以博寬大好生之名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恤民命諄諄訓誨讞獄諸臣懇

惻周摯朕卽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彼旣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囹圄尙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關狠輕生之輩而後時雍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爲郅治若未能如是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概從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況縱法實足長奸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眾此更朕所不忍者也至於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入旗人犯築建高牆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之重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習將來愈難化

誨悛改故令隔別分禁以防其煽誘句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有身在縲紲之人而尙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牢獄褊狹而縱囚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陳之意將以寬釋犯人爲陰德事耶豈知爲人臣而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使百姓含冤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尙何陰德之有楊保身爲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展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寬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楊保身爲言官混行條奏請照奏事詐不以實之律革職杖徒得旨楊保著革職發往阿爾泰驛站效力○戊申九卿等議奏謝濟世批註大學肆行譏訕怨望毀謗怙惡不悛陸生枻編寫通鑑妄抒憤懣猖狂恣肆悖逆已極俱應擬斬立決卽於軍

前正法得旨陸生柎謝濟世二人議罪之本仍交與順承郡王錫保發與陸生柎謝濟世看本內所載諭旨各條伊等有何辨對著詢明確供具奏○戶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原任工部侍郎申大成條奏黔省軍田許照民田一體買賣每畝上稅銀五錢給契爲業經九卿議覆准行但黔省軍田一畝之價可買民田二畝應納糧賦一畝亦可抵民田二畝若再徵稅銀五錢於民生無益仰請豁免嗣後凡有軍田授受悉照常例報稅應如所請得旨從前申大成條奏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今覽鄂爾泰陳奏與廷議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議之案因朕不能深知原委及本地情形難以定其是非是以諮詢博採以期有益於民生吏治其本地熟習風土之人及曾經作官於其地者自當仰體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灼見之人細加諮訪而後定議方

爲實心任事之道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閒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申大成所奏軍田一案旣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旣知其不可行若避朝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朕不忍爲也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爲彼地大員之人會同定議具奏儻事不可行該督撫等奏請更改者朕必加究問○己酉諭滿漢文武大臣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爲君之難也又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諍而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

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卽位之初或尙有不知朕心而不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尙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至於朕每日訓飭諸臣者並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庚戌以宗室塞爾赫署工部右侍郎

由副都統署

○辛亥諭內閣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

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隄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汎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止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隄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隄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

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卽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隄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隄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豫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諭曰今漕運抵通新漕卽須料理漕運總督性桂見署浙江總督事務其總漕印務仍著張大有管理○甲寅以劉聲芳爲戶部左侍郎

由太常寺卿遷

○議政王大

臣等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遵旨議奏山東青州府爲適中要地  
內與陸路各營聲勢聯絡外與沿海營汛呼吸相通設立滿洲兵  
駐防可以資彈壓而重保障查青州府北城外有古廢東陽舊城  
基址請建造城垣衙署營房可以駐兵數千應如所請青州城外  
建造新城後自京派撥八旗滿洲兵二千永遠駐防設將軍一副  
都統一管轄並設協領四佐領十六防禦十六驍騎校十六再添  
設理事同知一隨印筆帖式三鑄給印信關防其俸祿糧餉等項  
俱照各省駐防之例支給從之○丁巳諭內閣各省鄉試舊例以  
巡撫爲監臨布政使爲提調道員爲副提調按察使爲監試道員  
爲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員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匯入場一月有  
餘將地方公事沈閣遲延於官民均爲未便況場務既有道員二  
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必又用藩臬從今科始各省以



道員一人爲提調官一人爲監試官永著爲例○庚申雲貴廣西  
總督鄂爾泰奏滇省廣南府城三月初七日日麗中天慶雲擁護  
自午至酉萬眾歡呼下部知之○改廣東廣州府理搖同知爲廣  
東理搖軍民同知升府屬之連州爲直隸州兼轄陽山連山二縣  
○癸亥賜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第宅各一區白金千兩賜張廷  
玉調梅良弼扁額蔣廷錫鈞衡碩輔扁額○甲子諭內閣粵東三  
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賈攜貲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  
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汎弁兵竭力搶救使被溺之  
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至飄零此國家設立汎防之本意不專  
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欲薰心貪圖財物  
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  
以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爲

之事乎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己見議奏到時九卿再行會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定議一面卽行出示宣諭弁兵等知之○丙寅命各省委署試用人員在京命往者照委署職銜給以俸銀○命給奉天文職官俸米○丁卯添山東兗州府督捕同知一駐曹縣桃源集移原駐桃源集之曹州州同駐州治○改湖廣黃州府屬黃陂縣德安府屬孝感縣俱隸漢陽府轄○戊辰以謝旻爲太常寺卿仍署河南布政使○己巳禮部題暹羅國王森烈柏遣使齎奉表文進貢方物請照例交送各該處查收得旨暹羅國王

遣使遠來貢獻方物具見惻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所進方物齎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旣已齎送前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貢土物內有束香安息香袈裟布匹等在內府無須應用嗣後將此等免其入貢永著爲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庚午署浙江總督性桂奏湖州府歸安縣民王文隆家育蠶二十七筐內有九筐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實爲上瑞得旨朕聞養蠶之家或聚眾蠶於蓑蓑之中面上糊鋪一紙眾蠶於紙上盤旋往來如織紛綸凝結久而成片器圓者成圓器方者成方旣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器小者可成小幅則器之大者亦可成大幅矣今浙江所進大抵多由人工造作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儻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

奏朕每事必期覈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罔至於進蘭  
之人不過微末鄉民希冀恩賞非作奸犯科者比亦不必嚴訊以  
致苦累○辛未諭都察院凡人臣辦事務須秉公持正不可存一  
恐懼好樂之心若先有恐懼好樂之心則心旣不得其正事必不  
能得中或太過或不及皆非中庸之道所謂中庸者本日用常行  
之事卽至當不易之理而人每多習而不察也且人臣事君尤當  
至誠不欺若稍存欺心更是獲罪於天試觀大姦大惡之人天不  
遽加之顯報必俟其罪惡貫盈全體敗露然後降之災殃以昭著  
於天下後世爾等必先問心若果能不愧幽獨方可質諸大廷廣  
眾遇事又必須審定是非不可偏執己見自以爲是如辦一事初  
信爲是者甯可再加詳審將他事比較並將他人議論詳酌或有  
未協之處必求至是而後行蓋天下自有公是公非必心無私曲

方能辨別是非凡被他人所惑溺愛不明其爲害尙小蓋以人爲憑可冀有時覺悟儻自身溺愛不明其爲害也更甚而覺悟體察也尤難夫心懷偏私則一己之是非已不能定又何能定他人之是非乎大凡立心行事必從根本上用力方能有濟若專務枝葉雖費盡心思於事無裨朕辦理天下事務廓然大公因事制宜實不豫立成見爾等凡有條奏如果有益於國計民生朕自採納若豫揣朕意曲爲迎合或袒庇瞻徇畏首畏尾不惟於國家政事無補實難逃朕之洞察在國法何得寬貸也總之人情任勞易任怨難任怨之事不獨在臣工卽爲君者亦然但存心合乎天理雖有一二無知之輩肆爲怨謗久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爾等果能公忠爲國目下卽被小人怨尤日久自然消釋 上天必加垂佑人主必能體察爾等敬聆諭旨各思奮勉勿負朕教誨之至意

閏七月癸酉朔諭內閣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義主於嚴以爲仁義各有所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則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其所好所惡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正所以爲仁之至也卽如剪除盜賊義也盜賊旣除則良善得甯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兇頑旣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爲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爲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故也○甲戌召張坦麟來京以謝昺署江西巡撫調趙國麟爲河南布政使以潘體豐爲福建布政使孫國璽爲福建

東華錄

卷五十五

五

按察使

由驛鹽道遷

○召趙城來京以楊永斌爲湖南布政使

由貴州貢東道

遷

○添設山西右玉縣之殺虎口威遠堡巡檢各一左雲縣之高

山城助馬口巡檢各一平魯縣井坪城巡檢一移泌水縣東塢嶺

巡檢駐端氏鎮○己卯諭內閣恭查 陵寢祭祀需用黍稷果菜

是以設立園頭莊頭給與地畝俾其種植灌溉按時供辦康熙三

年 聖祖仁皇帝於 孝陵設立莊頭園頭共給地四百一十晌

至康熙三十九年又增給地一百五十三晌據禮臣查奏此二項

地畝已足供辦祭品朕伏念 陵寢祀禮關係重大所需時獻品

物必承辦之人充實豐裕然後嘉穀珍蔬繁茂鮮潔庶可展孝思

而達誠敬今欲加增地畝若干賞給莊頭園頭使之供應饒裕著

三陵總管大臣詳悉查議到日交該部議奏尋議請撥附近膏

腴之地二百七十五晌增給莊頭園頭令其辦理 陵寢祭品饒

裕鮮潔以達誠敬從之○庚辰吏部議准禮部侍郎傅德奏天

壇內犧牲所牧養犧牲關繫祀典其所牧所副等官向例揀選老年之護軍校驍騎校補用以致管理不周漸生侵蝕等弊嗣後所牧所副員缺請令八旗滿洲都統於拜他喇布勒哈番拖沙喇哈番等官內揀選家道殷實年富才優者咨送兵部引見補授專司牧養如辦理五年稱職令太常寺堂官保題交與該部以應升之缺用從之○壬午吏部帶領各督撫保舉之知府耿觀謨等引見諭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督撫統轄全省地方遡閣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覈賢否自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不過十餘州縣耳目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力則舉劾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合督撫之意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竭力保全不可



搜求詳揭若係不肖之員雖督撫密露庇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蓋劣員貽誤地方卽此時順從督撫曲爲徇庇將來儻被新任督撫題參徒然貽累己身若秉公察吏獲罪上司卽被參劾至於降革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果係情真理當必將誤參之上司嚴加處分在汝等何害乎至秉公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員通同欺詐蒙蔽譬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可振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辦理矣從來人才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按求細事以參劾詳揭爲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至再蹈前轍然後參揭方不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協同督撫報效國家撫綏百姓將來升投大員時自有賢能屬員來相贊助也古語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一府之大或

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好官則一方百姓受其福庇推之天下州縣各得其人豈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有視督撫之行事以爲進退者如遇才守兼優不徇情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卽踴躍向前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盡心殊非臣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圖上進若不公忠勤慎報效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人而忍遺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懷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癸未諭王大臣等向來覺羅佐領或有或無俱未畫一今旣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爲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爲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止令教習宗室未及覺羅覺羅人眾今若一概歸併宗學教者勢難徧及應每旗各

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卽於該旗衙門之旁各立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查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卽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尙書詳悉議奏尋奏向設覺羅佐領共三十二分分屬鑲黃正黃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七旗今請均勻移置八旗每旗定爲覺羅佐領四分再入旗各擇官房一所立爲衙署旁設清漢各一學入旗覺羅內自八歲以上十八歲以下子弟俱令入學分讀滿漢書有願在家讀書者聽之其十八歲以

上未曾讀書者於每月朔望傳至公署宣講 聖諭廣訓每旗派出王公等爲總管覺羅二人爲教長於筆帖式內揀選能繙譯者一人教授清書禮部教習一人教授漢書兵部揀選善射一人令其教射仍著宗人府不時稽查每年春秋二季該王公親身考試登記檔案覺羅內有取進文生員繙譯生員將滿漢教習交部議敘至一切支給公費等項俱照宗學之例行從之○諭內閣歷年各省貢監等赴部考職不過得一空銜在本人無選用之期在國家無引見之例是以伊等相沿陋習託人代考習以爲常朕深知其弊曾經降旨申飭而此風仍未止息前年於考試後特令通行引見一則欲察其真贋如何一則欲廣收人才於稠人之中以備州縣佐貳之用使不至於遺棄也比時應試一千二百餘人而報名引見者僅二百人朕就其中舉止從容應對明白者拔取數十

人交與吏部陸續選用及後再加訪察此等引見得官之人仍有  
代人考試並冒行引見者可謂啓不畏法之徒矣因思若逐一嚴  
查或致生事擾累於是特頒諭旨令本人自行出首酌量免其重  
罪並令從前代考得官者亦准自首此格外矜全之恩也年來各  
省督撫題奏自首代考得官實由於捐納者朕俱開恩免其議處  
近聞外省地方官不問其人之得官與否概將歷年考職之人加  
以盤詰偏令自首甚至胥吏鄉約逐戶嚴查讐家挾私訐告種種  
紛擾多生事端則有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朕旨原言代考得官  
者而今則並及遠年空銜之人朕旨原令本人自首而今則添官  
吏嚴查苛索之弊著該部行文各省通行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  
空銜未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人應  
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再者前因纂修一統

志書內載本朝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行令詳悉查報以備纂修該地方有司自應確查紀載採訪鄉評據實秉公咨送書館以彰直道今聞外省郡縣中竟有胥吏作奸借端生事向本家查取事實高下其手希圖財賄者似此則有力者濫竊褒揚而無力者不能表見何以副國家彰善旌賢之典著各省督撫等通行嚴禁儻有仍蹈故轍者將該地方官卽行查參○諭吏部朕見近來官員等彼此互揭之案甚多如上官揭報屬員而屬員隨卽列款揭告上官知縣揭報教官而教官隨卽列款揭報知縣似此若果出於公道則何不控告於未揭之前而乃報復於既揭之後其爲挾讐反噬情弊顯然但其中或有探知上官欲行揭報而先行詳揭者亦有逆料下屬必行揭報而先發制人者其情僞虛實種種不一總在督撫等悉心詳察秉公審理從庚戌年爲始凡挾私

互揭之案如所揭款蹟件件審實則照定例歸結儻數款之中有  
一款審虛仍照誣告律治罪若件件皆虛將挾私互揭之人嚴加  
治罪文武官員一體遵行著豫行曉諭咸使聞知○辦理陝西甯  
夏渠工兵部侍郎通智奏甯夏等屬修濬之大渠並六羊改渠一  
切工程告竣所有新渠寶豐甯夏平羅四縣田畝均沾灌溉請定  
兩渠嘉名以垂永久得旨大渠著名惠農渠六羊渠改名昌潤渠  
○予故戶部右侍郎單疇書祭葬○甲申諭戶部各省解送錢糧  
差委雜職領解此等微末之員功名甚輕或有中途盜隱捏報劫  
失之弊再失鞘銀兩令地方文武官員均賠亦未允協著察議具  
奏尋議各省領解錢糧例係巡檢典史等員遇有失事如但加以  
革職處分恐其假劫竊之名行偷盜之弊嗣後失鞘銀兩請令失  
事地方文員分賠一半其一半令解官分賠二分該省差委之大

員分賠三分儻解官實係微末窮員其二分亦著差委之大員賠補地方武員免其分賠至於解官不由通途不赴州縣挂號者其失鞘銀兩責令解官全賠其州縣官照道路村莊失事例限年承緝將此永著爲例直省一體遵行從之○庚寅諭內閣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爲職朕令於露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旣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臣邱尙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漏洩於外而御史李元直於未行密奏之先徧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後入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不過見諸施行也今邱尙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行矣而彼仍然漏



洩於眾是被進言之意專爲一己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隱之於密摺乎邱尙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慎密李元直察訪他人密奏之事而又捏造附會之言此卽朋比黨援作威作福之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人尙係初犯著分別罰俸以示薄懲嗣後儻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行漏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訊究重治其罪○辛卯升直隸河間府屬之滄州爲直隸州管轄南皮鹽山慶雲東光四縣○癸巳諭內閣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盤查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爲至當於法爲得平卽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揭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以致前

任之官畏其搨颺勉強議幫銀兩而後得交代離任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措者將好馬退還強令交銀又託言需馬應差以賤價買其原馬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當有之朕曾經訪聞卽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繫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爲刻覈之事今接任之干係旣重而又不令其舒展盤查情理實未允協況不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剋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閒寬嚴之際難以概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旣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卽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爲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參處前任過

在後任則參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徇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矣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儻前官欲遺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還國法具在恐究不能免於貪刻之報著通行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改雲南楚雄府屬之定邊縣歸蒙化同知轄裁知縣典史教諭訓導缺增定邊巡檢一○丙申諭內閣朕耕藉之初雍正二年三年藉田所產嘉禾一莖四五穗者實係瑞穀後來府尹等所進十餘穗及今所進二十四穗者乃本來多穗之穀名曰龍爪穀當日播種時不應將此穀種攪入其中著該府尹等知之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丁酉諭內閣八旗之貢監生員已經考取小京官筆帖式者若願就鄉試俱准其與舉子等一同入場使片善寸長不至遺棄

以副國家教養人材之典○吏部議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滇省元江府所轄之普洱地方請增置普洱一府設知府一經歷一其原設之普洱通判移駐思茅一普洱所屬之攸樂地方請設同知一遊擊一猛烏整董二處各設鹽課大使一俱隸普洱府轄一新設之普洱府應立學校請於元江府學調撥訓導一董率啟迪入學額數照滇省小學例取進八名其從前附入元江府各生俱撥歸普洱府學一請裁元江協副將普威營參將二缺另置普洱鎮設總兵一分中左右三營設遊擊三守備三千總六把總十二改元江協爲元江營設遊擊一中軍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共兵三千二百名分汛防守聽普洱總兵官統轄從之○戊戌諭戶部各州縣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爲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務期倉儲有備早潦無虞年

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廩堅固始爲經久之計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廩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之內以爲州縣官考成今聞各省中偏僻之邑竟有向來本無倉廩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未有倉廩之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卽行商酌建造○辛丑諭戶部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卽如宣化府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見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著直隸總督詳

查妥議更正改隸再各省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斟酌辦理○壬寅調蔣洞爲山西布政使實授王士俊廣東布政使○是月免江南靖江縣甘肅靖遠廳雍正六年雹災額賦有差

八月乙巳敕封直隸通州倉神爲均調顯祐司倉之神左翼倉神爲豐儲裕餉司倉之神右翼倉神爲佑農廣惠司倉之神新建倉神爲凝禧阜眾司倉之神○丁未諭內閣朕自御極以來時時以牖民覺世爲懷是以誥誡臣工訓誨士庶化導兵弁者周詳往復不憚煩勞無非欲其慕義嚮風遷善改過共遊於蕩平正直之途也凡此詔諭所頒皆以 皇考之心爲心以 皇考之政爲政繼志述事率由舊章當時 聖諭之所啟迪包涵者朕則闡揚而詳發之其中間有因革損益先後不同者則因時制宜化裁變通之道也惟是歷年諭旨或因一省而發或因一事而發有司等照例

宣示於該管之處其別省遠地豈能一周知且傳寫悉經書吏之手字句之間往往錯訛遺漏夫欲使薄海之廣臣民之眾遵道遵路易俗移風必使天下之人備聞朕訓深知朕心庶幾感發奮興以爲進德修業之助今王大臣等合詞奏請上諭刊刻有裨益於人心吏治著照所請行朕亦不敢謂朕之諭旨可以有勞來匡直之功惟冀億萬臣民共知朕提撕儆戒之苦心耳○吏部議准內閣侍讀學士梁世徵奏各省理事同知通判缺專爲駐防官兵而設必須文義明通方能辦理事務嗣後請於應行揀選之中書小京官筆帖式內令該堂官將通曉漢文兼通繙譯者保送吏部照月官之例考試漢字履歷能繙譯者兼考繙譯將試卷進呈引見記名遇有理事同知通判缺出將記名人員請旨補授永爲定例從之○命湖南省開局鼓鑄○己酉 上御經筵○諭兵部各

員每科考試武舉例用該省巡撫爲主考官其閱看文字則用屬下舉人進士出身之同知州縣等爲同考官朕思各省巡撫多有未曾學習騎射技勇者何以評定舉子外場之優劣從今科爲始各省巡撫考試武舉時著就近省城之提督總兵一員同考外場秉公拔取若提鎮駐紮路遠或因公他出則令總督或提鎮派委副將一員代之○添設順天府大興縣之采育禮賢地方巡檢各一○辛亥裁湖南黃堡蘭江府沅水等驛驛丞缺歸各該州縣管理○壬子諭刑部歸旗人員嗣後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按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爲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卽枷號一年照此計算儻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重歸結永著爲例○癸丑諭內閣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蠲租沛膏澤於



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大臣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除惟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署山東巡撫費金吾奏稱今歲東省秋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此乃督撫之賢有以感召天和也則凡爲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爲感格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鑒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儻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均調百

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自八錢至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  
朕聞知深爲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上  
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  
錢糧各免四十五萬兩以獎地方官民之善直隸陝西今年各蠲  
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  
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  
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十萬兩乃  
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  
使小民均沾實惠儻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  
一經發覺定行重治其罪並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嚴加議處○  
移廣西宜山縣縣丞駐楞村○丙辰諭九卿等嘗見繼母於前母  
之于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

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爲繼母者亦當視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爲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己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妬之念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陵虐或陰中之以計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至絕其夫之宗祀而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並視其夫如仇讐矣向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既出於情理之外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之子有陵偏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予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心兇悍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其母子之恩義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尋議嗣後除繼母將前母之子毆殺故殺致令

其夫絕嗣者仍照例擬絞外如有父故之後繼母將前母之子任意陵虐毆殺故殺者地方官務將情由審確不必坐其繼母以收贖之虛罪即將繼母所生偏愛之子議令抵償擬絞監候如肆行陵偏致前妻之子情急自盡者將繼母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未生有子者勒令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其夫之產業所遺財產俱歸死者之兄弟及死者之子均分庶悍惡之繼母有所忌憚不敢肆爲殘忍之行矣從之○丁巳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

其平若一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爲心之累至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沈惑迷謬以致過咎日叢愆尤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尙可言哉又如人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君不用臣言則加以拒諫之名若臣奉君之訓聽之藐藐清夜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戊午復設廣東省各府經歷一○己未諭內閣朕自御

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卽降旨施行其似有可採者卽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於迂闊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見識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儻其人退而錄記果能深會朕心詳釋朕旨一一紀載畧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卒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有意捏成顛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卽如啟奏折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者而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尙且未能悉協何況出於一人

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寫參差八九十員人皆互異俱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命在廷大臣與外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譌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著將所記面奉之旨呈奏方許存錄儻未經奏覽私自存錄一經查出照詐僞制書之例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見任及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員弁等著該督撫提鎮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儻屬員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該上司是問○吏部議准通政使司左參議吳山奏各省州縣官員於錢穀刑名事件未經閱歷不無貽誤服官未幾輒被參革情屬可憫嗣後請將候選人員分派各部學習行走其能勝州

縣之任者該堂官出具考語保送吏部照依科分班次銓用其不宜外任者分別以小京官及直省佐貳教職等缺改補從之○庚申諭內閣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士舫等奏進湖州居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父老皆稱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力造作而成因令性桂等詳細體訪務令確實勿爲所欺昨性桂蔡士舫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並不由於人工具摺覆奏廷臣等以蠶桑織紉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暖可期咸爲國家稱慶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沾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寒儻蒙  上天俯鑒惻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命



浙江省開局鑄錢○癸亥諭內閣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卽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仰見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從不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知之矣夫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一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並無欣慰之心而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矯情違眾之人卽胸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

者蓋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己儻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議其爲迎合或且譏其爲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荷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之敬謹虔恭以永承天貺是則所當夙夜加勉者也○禮部議准大學士陳元龍奏一督撫題奏事件本後貼黃務令融會全疏始末節其繁冗撮其緊要其慶賀陳謝及接到 上諭等奏章該督撫學問夙嫻者或用四六體式若平素未諳文義及提鎮武臣不妨質樸宣達無容拘定四六至於繕寫本章必遴選善書之人照部本式樣繕寫以昭敬謹之意違者分別議處一起居注館記注訓旨而各省題奏本章講官不得豫行詳閱無從查載嗣後請飭各

省有題奏本章俱增寫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俟記注後將揭帖轉送內閣收貯永著爲例從之○甲子改陝西西安府管糧通判爲水利通判移駐涇陽縣之王橋鎮專管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隄渠修濬事務○乙丑諭戶部京師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參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不行參劾此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爲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大宛二縣各領戶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遇有速辦之公事卽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覈如此則辦公有賴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裁湖北襄陽府大盈倉

大使樊城縣稅課大使二缺○丙寅諭工部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德於生民能爲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併以動人敬畏祇肅之心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看修築並念居民平日不知畏敬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戶曉儆眾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安業蓋已默叨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漸退隄防無恙此皆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內帑銀十萬兩於海甯縣地方敕建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感動相與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休祥則於國家事神治人之

道均有賴焉○戊辰復設山西汾陽縣黃蘆嶺巡檢一移原駐運城之安邑縣典史駐縣城增運城守備一巡檢一○庚午諭內閣嗣後凡總督來京陛見其行走班次著在尙書之後○辛未添設太常寺滿洲司庫一庫使二○予故工部尙書兼內大臣一等公夸岱祭葬

九月癸酉諭內閣向日由員外郎以下授爲御史者有試俸一年稱職然後題請實授之例若該御史奉差在外係由揀選命往辦理公事者自應與在京之御史一體題請實授乃從前該衙門疏忽未曾題請遂致出差之御史試俸數年而不得實授深爲未協著將出差之御史試俸一年期滿者與在京之員一同具題請旨永著爲例○召王國棟來京以趙宏恩爲湖南巡撫高維新爲四川布政使

由署四川按察使遷

○添設驛監衙門庫大使一○甲戌張保緣

事革職實授馬蘭泰工部左侍郎○乙亥以李玉鉉爲貴州按察

使

由福建興泉道遷

○丙子刑部議准浙江按察使方覲奏一盜賊爲害

全在窩家舊例窩家兩鄰俱有杖責之條而同居親族未經定議治罪殊爲遺漏嗣後強竊窩家同居之父兄伯叔與弟除自首免究外其知情不首者請分別擬杖以示懲儆一各省積匪猾賊爲害最重嗣後凡遇緝獲審實不論曾否刺字俱照應發遣之例發邊衛充軍一舊例盜賊同居父兄等不知情分賊者俱照斬絞之犯減等擬流似屬可矜嗣後除強盜爲首傷人問擬斬決者其同居親屬照例杖流外其係夥盜未曾傷人行劫未至三次問擬發遣者親屬請減等杖徒竊盜滿貫擬絞並罪止流徒杖責者親屬各減二等發落永著爲例從之○戊寅諭內閣數年以來各省民人屢有拾金不取之事朕以人心風俗漸有歸於醇厚之機深爲

慰悅皆加賞賜以示獎勵今據直隸巡察御史鄂昌等奏報文安縣居民盧尙義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給還本人及謝以布匹姑婦堅辭不受等語以貧家婦女織席營生乃能講讓興廉一門向善爲人情所難之義舉甚屬可嘉著賞給米十石布十匹並令該地方官給與扁額以旌良淑○辛巳諭內閣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有刑名事件應派部院堂官一員協同辦理參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著爲例○諭戶部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出俸銀解部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有因一二年罰俸而積至數年或數十年者此例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深爲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儘力不能完卽將伊任內應得之俸逐年扣抵

不必勒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止將虛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概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食過之俸以示懲儆直省一體遵行○癸未以曾靜等口供及歷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上諭諸王文武大臣等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 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懽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爲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羣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爲同異者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爲天下君未聞不以德爲感孚而第擇其爲何地之人而輔之之理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之歸心有不論德而但擇地之  
理又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天之所與又豈  
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區別乎我國家肇基東土列聖相承保乂  
萬邦天心篤祐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衽席徧中外而  
尊親者百年於茲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則  
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  
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  
有異心此揆之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  
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賊呂留  
良兇頑悖惡好亂樂禍倣擾彝倫私爲著述妄謂德祐以後天地  
大變亘古未經於今復見而逆徒嚴鴻達等轉相附和備極猖狂  
餘波及於會靜幻怪相煽恣爲毀謗至謂八十餘年以來天昏地

暗日月無光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爲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爲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艾之非以其爲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則孔子周遊不當至楚應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應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蓋從來華夷之說乃在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詆南爲島夷南人指北爲索虜在當日之人不務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譏已爲至卑至陋之見今逆賊等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而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蜂蟻不若之異類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四

起生民塗炭疆圉靡甯其時之天地可不謂之閉塞乎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羣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甯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尙可謂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愛爲心以覆載無私爲量是以德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瑣瑣鄉曲爲阿私區區地界爲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棄彝倫滅廢人紀之逆意至於極盡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爲昏暗豈皇皇上天鑒觀有赫轉不如逆賊等之智識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獯狁

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從來爲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爲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如爲子之人其父母卽待以不慈尙不可以疾怨忤逆況我朝之爲君實盡父母斯民之道殫誠求保赤之心而逆賊尙忍肆爲訕謗則爲君者不知何道而後可也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爲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尙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託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見被步軍統領衙門拏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

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況明繼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卽元之子民也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至於我朝之於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勦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民人死亡過半卽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一年間猶有目覩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

矣至於厚待明代之典禮史不勝書其藩王之後實係明之子孫則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曠典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則假稱朱姓以爲構逆之媒而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爲言肆其分別華夷之邪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爲本朝之賊寇實明代之仇讐也且如中國之人輕待外國之人承大統者其害不過妄意詆譏蠱惑一二匪類而已原無損於是非之公倫常之大儻若外國之君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之人爲赤子則中國之人其何所託命乎況撫之則后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而仍不以爲后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爲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爲下者其能堪乎爲君者尙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於下豈爲下者轉可以此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時百

里之國其大夫猶不可非況我朝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尙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謂夷狄爲有君況爲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可爲無父無君之論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後人則故爲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於外國入承大統之君其善惡尤當秉公書錄細大不遺庶俾中國之君見之以爲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而外國之君見是非之不爽信直

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於爲善而深戒爲惡此文藝之功有補於治  
道者當何如也儻故爲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誣其惡而妄載  
將使中國之君以爲旣生中國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  
隆之治而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爲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  
無望於載籍之褒揚而爲善之心因而自怠則內地蒼生其苦無  
有底止矣其爲人心世道之害可勝言哉況若逆賊呂留良等不  
惟於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經大法概爲置而不言而更鑿空妄撰  
憑虛橫議以無影無響之談爲惑世誣民之具顛倒是非紊亂黑  
白以有爲無以無爲有此其誕幻譸張誑人聽聞誠乃千古之罪  
人所謂啓不畏死凡民罔不懲不待教而誅者也非止獲罪於我  
國家而已此等儉邪之人胸懷思亂之心妄冀僥倖於萬一曾未  
通觀古今大勢凡首先倡亂之人無不身膏斧鑕遺臭萬年夫以



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能輕言動搖卽當世運式微之時其首亂之人歷觀史冊從無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餘等以至元末之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爲灰燼而唐宋中葉之時其草竊之輩接踵疊迹亦同歸於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爲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節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尙可謂之人乎而懷無君之心而尙不謂之禽獸乎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且天命之以爲君而乃懷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誅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億萬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親上之念無庸再爲剖示宣諭

但儉邪昏亂之小人如呂留良等胸懷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數賊也用頒此旨特加訓諭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當問天捫心各發天良詳細自思之朕之詳悉剖示者非好辯也古昔人心醇樸是以堯舜之時都兪吁咈其詞甚簡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漸不如前故殷盤周誥所以誥誡臣民者往復周詳肫誠剴切始能去其蔽錮覺其愚蒙此古今時勢之不得不然者每見陰險小人爲大義所折理屈詞窮則借聖人之言以巧爲詆毀曰是故惡夫佞者不知孔子之以子路爲佞因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而發蓋以無理之論而欲強勝於人則謂之佞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若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逆天背理惑世誣民之賊而曉以天經地義綱常倫紀之大道使愚昧無知平日爲邪說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譴而罹國法此乃爲世道人心計豈可以

謂之佞乎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逵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諭旨一一刊刻通行頒布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儻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特諭○命貧民借社倉穀石者卽不遇荒歉亦准其給發以廣惠濟窮黎之意○甲申改廣西東蘭土州同駐紮鳳山管理鳳山芝山邏嘯長里泗孟四苟六哨裁原設州同缺添設東蘭流知州一吏目一駐紮東院哨土州舊治撥柳慶協左營千總一添兵五十名駐東蘭州○乙酉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編纂成內閣進呈 御覽得旨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廑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

不出自宸衷規畫數十年來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

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河臣孔

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

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會同商

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

可稽者亦著查明具奏○戊子以孫國璽爲山東布政使調李玉

鋌爲福建按察使以徐本爲貴州按察使由翰林院侍讀遷○郭朝祚緣

事革職調張燦爲湖南按察使以姜穎新爲直隸按察使由通永道遷

○改廣西思恩府屬之鎮安土府爲流府設知府一裁原設通判

缺留知事一員管轄歸順上映都康向武小鎮安土屬奉義州一

州裁歸順土吏目缺改設州同一添設千總一兵五十名駐歸順

添設賓州直隸州州同一駐三里營○己丑免甯夏西甯等四府

及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額徵糧草○庚寅設漢軍清字義學○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臣曾祖圖捫蒙恩入昭忠祠得與祀典竊念臣高祖屯太由汪欽地方率領七村親族人等效順歸誠蒙太祖高皇帝賞給全佐領又一拜他拉布勒哈番臣曾祖圖捫於擒剿諸役屢著勤勞及大凌河被圍圖捫領兵首先殺入敵陣又力擊張理兵奮勇陣亡今旣叨列昭忠祠牌位僅書佐領伏乞將臣苗疆議敘之案准予銷免照臣職銜賞給封誥俾臣曾祖圖捫得以贈官位列大臣之末諭此奏朕竇欣悅俟朕恩命○署廣東巡撫傅泰奏廣州府理搖同知朱振基於前任連州知州任內私置逆賊呂留良牌位設祠奉祀連州學正王奇勳勒令闔學生員奔走趨奉茲據連州生員陳錫等合詞呈首相應題參究治得旨朱振基王奇勳俱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

督嚴審究擬具奏連州生員陳錫等深明大義不爲邪說所惑據實出首以彰名教著將今年該州應試完場之舉子交與該學政秉公遴選學問優通者四人賞作舉人送部一體會試以示恩獎如今科所取副榜內有連州生監亦准作舉人○甲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附近雲南之南掌國王烏孫向化 天朝輸誠納貢備象二隻蒲編金字表文一道轉乞奏聞具題請旨得旨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裁河南甘棠驛驛丞缺增硤石驛驛丞一○丁酉添設四川雅州府同知一瀘定橋巡檢一裁烹壩驛驛丞一○辛丑諭戶部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今歲盛京秋成大稔禾稼瓜菜等項俱獲豐收米糧價賤朕思米穀者乃上天恩賜

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愛天賜隨時撙節常留餘崇  
儉去奢謹身節用則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時若俾常享盈甯之福  
若暴殄天物輕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農事之艱難則必  
上千天怒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人事之斷然  
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八年於茲矣今歲收成又慶豐稔  
穀價之賤自昔罕聞朕心深爲慰悅感戴上天賜佑之恩則本  
地方官民人等宜敬謹愛惜以仰承天貺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  
穀飼養豚豕之陋習此卽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禁  
止今不可因米穀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  
務奉天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溼之區正當乘此豐收之時以爲  
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導所屬民人若有穀之家  
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多價賤難於出糶者著大臣官員等卽行

奏聞朕當發官價糴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利  
益必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冬十月癸卯以湖廣總督邁柱兼理湖北巡撫印務○乙巳吏部  
奏本月初一日夜文選司失火延燒房屋十數間所有檔案被毀  
應將值宿書辦交刑部嚴審當月司官議處臣等疏忽之處請敕  
部察議其所毀檔案於號件簿內查明行文內外各衙門將原案  
造冊送部得旨吏部近來諸事肅清官吏人等亦無可作之弊所  
失檔案仍可於他處查取校對胥役妄冀舞文弄法事已難行該  
部堂官總理大綱豈能時刻稽查不必交部察議當月司官及值  
宿書辦著交部照例歸結嗣後各部衙門存貯檔案之處應委筆  
帖式等官輪班值宿巡查至內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皆應於正  
本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貯如本章正本係紅字批發副本則批墨



筆存案其他檔案副本或另用鈐記以分別之如此不但於公事有益且可杜姦胥猾吏隱藏改換之弊其如何詳細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步軍統領會同九卿議奏尋議在京各衙門卷牘收貯之所應派筆帖式輪班值宿巡查各省督撫題奏事件例有副本送通政司嗣後應令一併送閣俟奉旨後內閣將副本遵照紅本用墨筆批錄另貯皇史宬其在京各部院覆奏本章亦照此辦理至部覆正本向來兼寫清漢全錄案呈不免稽遲時日嗣後所辦副本應毋庸全錄案呈止以漢字繕寫又各部院一切檔案應另立冊將全案備錄印信鈔蓋挨次編號其存貯之所亦酌派筆帖式值宿巡查從之○升貴州大定州爲大定府改威甯府爲威甯州與平遠黔西二州畢節一縣俱隸大定府轄移威甯之知府通判經厯司獄教授駐大定大定之知州吏目學正駐威甯○封敖漢

台吉固山額駙羅卜藏爲輔國公○丙午

景陵

聖德神功碑

亭瑞芝生○丁未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訊問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卽行正法 上御乾清宮召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諭曰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古史冊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但朕之不行誅戮者實有隱衷上年曾靜之徒張熙詭名投書與岳鍾琪岳鍾琪倉卒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卽邀巡撫西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卽加以刑訊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以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張熙始將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下爲之動容岳鍾琪誠心爲國家發姦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

期無負前言朕洞鑒岳鍾琪之心若不視爲一體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處鄉村爲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謠言流布朕何由聞知爲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戶曉耶且從來國家之法原以懲一儆百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二人卽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一儆百之見所以寬宥其罪並非博寬大之名而廢法也一切朕另有諭旨又諭前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奏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朕令刑部訊問李紱蔡珽今刑部將口供呈覽其語仍復含糊希圖掩飾是以令爾等帶李紱進見將蔡珽李紱始末宣示爾等知之朕在藩邸懶於交接人所共知並不知蔡珽李紱之姓名因馬爾齊哈通曉

醫理常在府中行走後補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問明於醫理之人馬爾齊哈舉蔡珽以對朕因令其來見而蔡珽辭以職居學士不便往來王府且醫理癯瘠不能自信朕聞其言深爲嘉許後年薨堯來京力稱蔡珽塞爾圖二人才守識見實超羣類朕告以招之未來之故年薨堯因見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堅辭如前朕是以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補授四川巡撫時朕扈從避暑熱河蔡珽以身屬外官遠行在即向年熙轉求欲到朕園中一見朕相見時蔡珽則極稱李紱才品操守爲滿漢中所少是時朕方知李紱之姓名也朕當極之初延訪人才以資治理因起復李紱原官旋授侍郎又命辦理漕務旋授爲廣西巡撫伊具摺密奏黃國材收捐積弊且稱黃國材廣通聲氣其子弟親戚布滿朝列今臣盡發其私必誠傾害朕諭以爾但公忠爲國朕必加恩保護豈料伊在朕前如

此陳奏而暗中則爲黃國材事事周全其巧於欺妄如此至署理直隸總督徇私廢公沽名邀譽倉穀虧空則代爲隱免屬吏貪庸則曲爲庇護以致吏治廢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朕令暫住保定俟各省督撫提鎮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姦邪黨與及庸愚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於李紱而戕害塞思黑之誣語今李紱在此試問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無可赦之理其從前之所以將伊暫留保定者蓋因阿其那允禔俱在京師其事未曾定案而邪黨眾多人心叵測不得不留意防範豈料伊遂伏冥誅而李紱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於眾以致啟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之在河南公忠爲國而李紱蔡珽以其參劾黃振國汪誠等遂極力陷害朋比爲奸指使謝濟

世捏款誣參欲令言臣挾制朕躬必遂其私怨而後已此風何可  
長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儻再枝梧掩飾卽加刑訊○  
設滿洲蒙古清字義學○戊申諭自古兇頑之徒心懷悖逆語涉  
詆誣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然如今日曾靜此事之怪誕離奇譎  
張爲幻實從古所未見爲人心之所共忿國法之所斷不可寬者  
然朕往復思之若伊訕謗之語有一事之實在朕有幾微不可問  
心之處則不但曾靜當蓄不臣之心卽天下臣民亦應共懷離異  
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虛與朕躬毫無干涉此不過如荒山窮谷之  
中偶聞犬吠鴉鳴而已又安得謂之訕謗乎上年此事初發之時  
朕卽坦然於懷實無絲毫忿怒之意笑而覽之此左右大臣皆深  
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祿副都統海蘭前往湖南拘會靜到案明白  
曉諭逐事開導動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過感恩

其親筆口供不下數萬言皆本於良心之發見而深恨從前之誤聽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誅也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見則蔽銅陷溺於呂留良不臣之邪說而其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塞思黑允祿允禩等之逆黨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爲實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將一載朕留心體察並令內外大臣各處根究今此案內著邪書造謗言之首惡俱已敗露確有證據並不始於曾靜者盡明白矣與朕初意毫無差謬則曾靜之誤聽尙有可原之情而無必不可寬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陰險存傾陷國家之念懷與 皇考爲仇之心而一一加之於朕總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謀不遂蓄養匪類者久矣播散謠言分門立戶各各收買黨羽欲以瞽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動而起然後快心 祖宗之社稷所不顧也夫加朕以凶暴惡名其

罪猶輕獨不念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之豐功懋烈而作如此歸  
結豈爲人子者所忍爲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實萬死不足以  
贖矣伊等之奸謀若此目今敗露者卽不勝其數其他匪類邪黨  
之聽其驅使者奚止數千百人造作種種誣謗之語已流散於極  
邊遠塞則宇宙之內鄉曲愚人爲其所惑者豈止曾靜數人而已  
哉卽如三姓之協領華賚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責乃伊將所見所  
聞俱行隱瞞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內何由而知之何從而究之  
又何自而剖晰開示使天下臣民共曉之今蒙 上天 皇考俯  
垂默佑令神明驅使曾靜自行投首於總督岳鍾琪之前俾造書  
造謗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輩殘忍之情形明目張膽將  
平日之居心行事徧諭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爲浮言所惑於萬  
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慘毒不忠不孝爲 天 祖



之所不容國法之所難宥處天下後世亦得諒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爲者卽此則曾靜不爲無功卽此可以寬其誅矣從來奸宄兇醜造作妖言欲以誣民惑眾者無時無之卽如從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此語已流傳三十餘年矣又如廣西張淑榮等言欽天監奏紫微星落於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閩將三歲以上九歲以下之男子悉行誅戮又如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係前明後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誕幻荒唐有關世道人心之語往往地方大臣官員希圖省事目爲瘋癲苟且掩護於一時而未念及迷惑之害日月漸遠傳播漸多遂不能究問其所自來轉令無辜之人受其牽累此皆庸碌無能視國家利害如膜外之大臣等養癰之害也又如村塾訓蒙之人本無知識而又窮困無聊心懷抑鬱往往造爲

俚鄙怪妄之歌詞授於村童傳唱而不知者遂誤認以爲童謠轉  
相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亂國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視  
爲泛常不加稽察懲創以防其漸可乎前年有人捏稱侍郎舒楞  
額密奏八旗領米一事欲以搖惑旗人之心舒楞額聞之據實入  
奏比時朕隨降旨根究卽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懲戒凡屬流言初  
起之時若地方大臣卽肯悉心窮究必能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  
漏網庸愚無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於人心世道者良非淺鮮今  
因會靜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謗之渠魁蓋以此案發覺尙早易於  
追尋故可遞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寬宥曾靜非矯情好名而  
爲此舉也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曾靜之過雖大實有可原  
之情昔我 皇考時時訓誨子臣曰凡人孰能無過若過而能改  
卽自新遷善之機故人以改過爲貴但實能改過者無論所犯之

大小皆不當罪之也朕祇承 聖訓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蓋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者若曾靜可謂改過者矣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趨於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曾靜狂悖之言止於謗及朕躬竝無反叛之實事亦無同謀之眾黨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歸命畏罪投誠尙且邀赦宥之典豈曾靜獨不可貸其一死乎且曾靜之前後各供俱係伊親筆書寫竝非有所勉強偪勒亦竝非有人隱授意指實由於天良感動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誠懇形於紙筆此乃其可原之情竝非以其爲諂媚頌揚之詞而欲寬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諂媚而曲宥之則從前卽當怒其誣謗而速誅之矣况曾靜今日頌揚之詞較之從前誣謗之語其輕重懸殊何止什伯論其情罪豈足相抵若有

人議朕喜曾靜之詔媚而免其罪者則與曾靜從前之犬吠鴉鳴無以異矣然朕亦不論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黨另行審明正法外著將會靜張熙免罪釋放竝將伊之逆書及前後審訊詰問之語與伊口供一一刊刻頒布使天下之人共知之楚省地方大小官員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國恩敷揚朕訓化誨百姓盡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亂之人實有忝於父母斯民之責此則深當愧恥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將會靜張熙有暗中賊害情形朕必問以抵償之罪曾靜等係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卽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蓋曾靜之事不與呂留良等呂留良之罪乃 皇考當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 皇考赦免之旨則朕亦自遵 旨而曲宥其辜矣

特諭○諭從來善惡之報纖毫不爽凡罪大惡極之人雖一時寬宥免於誅戮而伊展轉紆回仍復自投法網若有驅逐之使然者卽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祇允禩門下同惡共濟之徒潛蓄邪謀陰懷逆志實國家之巨賊貽宗社之隱憂朕旣洞燭其奸本應將伊等寘之於法以絕根株祇以一時不忍思古人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之意予以寬典發遣邊方保其性命以爲此輩稍有人心或能感發天良悛改夙惡豈料逆天造孽之人不可化誨毒忍之性愈益猖狂上干 天地 皇考之怒委曲宛轉假手於曾靜輩使奸黨匪類之罪狀一一呈露不容漏網天道昭顯若此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朕卽位之初召諸兄弟於養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諸兄弟勸諭之曰朕蒙 皇考付託之重於諸子之中傳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繼統之君先後序立父子之間各

成其是非如禹湯之後而有桀紂天下不得因其子孫之不善而掩禹湯之功德若朕之於 皇考則是非得失實爲一體朕躬若是則 皇考之付託爲是朕躬若非則 皇考之付託爲非以 皇考六十餘年之聖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斷不敢苟且怠荒甘於自棄使天下後世共議 皇考付託之誤致掩六十餘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 上天 皇考實鑒臨之凡我兄弟均受 皇考生成顧復數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當仰體 皇考之心並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各抒忠盡協贊朕躬於朕所不能者輔之助之於朕所錯誤者規之諫之同心匡弼讓朕一箇是字使朕爲一代之令主以成 皇考之是卽諸兄弟所以報 皇考罔極之鴻慈也似此諄諄勸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聞而悖逆妄亂之 旨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

恩結卽如阿其那方封親王時伊卽向人出怨望憤激之語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誅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又當大廷廣眾呪詛朕躬則其他可知矣朕初卽位時塞思黑謂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於如此我輩生不如死此伊太監王應隆親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西甯時伊則以多金邀買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儀等人密投書札勸其搆逆又如允禔依傍 景陵居住尙有奸民蔡懷璽投書院中稱伊爲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斷不改除伊等之逆黨斷不解散朕早夜籌思總無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頑梗以安宗社之良法萬不得已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禪允禔分別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繼皆伏冥誅朕之辦理此事皆默告 天地虛對 皇考熟思審慎量其輕重爲宗社國家之大計置此身於度外之舉此心可

以對 上天 皇考至於眾口之褒貶後世之是非朕不問也從前儲位未定時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懷覬覦之心彼此戕害各樹私人以圖僥倖而大奸大惡之人遂乘機結黨要結朝臣收羅羣小內外連屬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儲一事爲操權於己唾手可成不能出其範圍此等關繫宗社國家之大患朕既親見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懲創儆戒則兇惡之徒竟以悖逆爲尋常之事其貽害於後世子孫者將不可言矣況古人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是君民上下之間有天冠地履之義尙言施報之情豈有以臣下之分作亂犯上顯然昭著祇因系出宗親遂可縱惡長奸置宗社大計於不問乎故以在下言之則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而以在上言之則曰忠我則臣背我則敵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義也且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夫以君與社



稷相較君尚輕於社稷則兄弟宗親更不待言矣若但務敦睦九族之虛名而不計宗社蒼生之大患豈不本末混淆輕重倒置耶今不必遠引古昔之事卽以我朝與明代之近言之我太祖太宗剛毅明決豫燭機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見是以成大一統之規貽世世子孫太平之福明之建文優柔寡斷不知大義不識權變意欲保全骨肉而釀成永樂之禍卒至國危身喪爲祖宗之罪人永樂雖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致落他人之手然俯對臣庶能不赧顏乎傳之後世能免譏議乎且擾亂海內荼毒生靈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於此時者又如明宸濠之亂亦由於姑息釀成可爲天下後世之鑒戒也總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見之旣真知之旣確則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而毅然決斷勿存小不忍之見顧己身之毀譽以貽禍患於無窮儻見之不真知之不

確而冒昧行之或更有私怨參乎其間則爲天地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於譴責也朕於阿其那等結黨構逆之情知之眞確而其顯然背叛之迹又大廷廣眾之所共見共聞者彼時諸王大臣等屢次合詞陳奏請將阿其那塞思黑等卽正典刑朕召入面見墮淚復切諭之曰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允禵乃聖祖皇帝之子朕之親弟骨肉手足爾等皆受聖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罪不符之處陷朕於不義或稍有心口相違之處抱歉於隱微則得罪於上天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於天譴乎此時諸王大臣異口同聲無不以爲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斷斷不容寬宥朕復逐一詢問人人皆言陳奏之處實實出於公心朕猶降旨詢問各省督撫提鎮等其所奏亦復僉同祇因尙有數處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仍欲詳加斟酌

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繼而死朕尙未將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師億萬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曉諭者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誅戮二人爲言據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論朕亦不以誅戮二人爲諱蓋有此一番懲創使天下後世宗親不肖之輩知大義之不可違越國法之不可倖逃循理安分以受國家寵榮則所以保全骨肉宗親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弭教之意實盡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觀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黨匪類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搖唇鼓舌到處誣捏傳播冀惑天下民人之聽爲構釁報復之端若非 上天 皇考俯垂默佑使之敗露則傳之天下後世尙貽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譏可惜 皇考六十餘年際天蟠地之功勳 上天六十餘年錫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朕又自幸撫躬內省實毫無幾微瑕疵之可指摘理

直氣壯因曾靜此案得以明目張膽向薄海內外億萬臣民剖晰而暢言之不然則口將言而嚙嚙豈能免於瞻顧回護又何顏以對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 皇考俯鑒惻忱於眾弟兄中惟許朕以誠孝二字朕時時自問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間事事效法 君父卽隱微之間偶舉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於我君父始敢存於胸臆否則必屏去之朕雖不敢自謂盡孝然生平一片愛慕誠敬之心實可以對 天地神明是以仰蒙 上天 皇考照察保護提攜每顯彰景象而發奸摘伏之處實非人力所能爲者朕惟有以手加額感激頂戴刻骨銘心益加黽勉而已朕因匪類誣捏浮言故明白剖晰前後降旨十數道以示臣民儆朕言有一字虛捏是亦如若輩之居心必遭 上天之責罰也特諭

○諭前曾靜逆書誣謗朕躬諸條離奇荒唐卽夢寐中亦無此誕

幻怪異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節朕不辨亦不受已於前諭中述其梗概但朕之苦衷尙有未曾詳晰宣示者當日阿其那陰險狡獪逆黨之渠魁塞思黑允禩允禪皆聽其指揮願出死力而不顧倫常之大義其舉動甚不可測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過革面革心則其他斷無有不效法悛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別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無所不極其至且披肝露膽誠切勸告至於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懇求耳豈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折不回前諸王大臣等所參惡蹟數十條皆舉朝共見共聞之實事及至拘禁之後不但不知畏懼轉歡躍加餐橫肆之態不堪枚舉是豈尙有悛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甯逆狀種種無絲毫畏懼之心及令其來保定時豈但無儆惕之意一路談笑自如其解送人員向伊稱述朕卽位以來所辦政

務伊笑曰他從來原伶俐全無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熾又何可望其悛改耶允禔拘禁已四年有餘至今悍傲如昔允禩在拘禁之地尙爲鎮壓之術被伊太監出首朕遣大臣詢問情由竝從前結黨等事伊云我若說出止恐殺我如果皇上免我從前重罪則便一一實供所遣之大臣云皇上原有旨意汝若據實供出絲毫不隱必寬宥汝罪於是伊將從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禔等朋比作奸陰謀祕計暨朕卽位後所懷逆議一一供吐且自認鎮壓不諱是以諸王大臣力請正法朕仍將伊寬宥看伊近來似稍有感愧之意至於阿其那塞思黑從來之惡蹟其彰明較著爲朕所知者不可勝數而其處心積慮鬼蜮之行蹤爲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幾伊等自意以爲朕必皆悉知料無可倖免之理是以殘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亂之行愈無忌憚拌一死以累朕逆志堅定不可

拔矣似此萬無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尙未忍卽置之於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撫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間二人相繼俱伏冥誅實奇事也比時朕垂涕諭在朝大臣曰朕原欲爲十全之令主以報答我 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黽勉十分之善亦減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豈非朕 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總之此等立心與國家君父爲仇之人暗結死黨潛蓄奸謀不將國家至於擾亂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旣洞燭其逆情若不先期防範及彼謀成事就而後應之則朕之力不能勝彼時身死無名爲天下後世笑不但負 皇考付託之重而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靈皆遭塗炭之厄矣幸朕每事洞燭幾先伊等之伎倆全無所施惟力造作惡言以爲煽惑報復之計由今日之事觀之雖渠魁數人被誅而其同黨脅從至微至賤之人仍復

懷藏逆志傳布大逆之語以此情形觀之然則朕之留心防範早爲經理者豈非 上天 皇考默啟其心使宗社蒼生享太平之福耶從來仇敵之人造爲謗議以洩其忿者往往有之朕從前未忍將逆黨悉行正法而充發邊遠時亦料此輩奸邪匪類必有怨望之詞想亦無人聽信但不料其污蔑詆毀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竝不料有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爲實而便生背叛之心也所幸薄海內外億人兆人受 皇考聖祖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決髓淪肌不爲匪類流言搖惑於萬一者豈人力之所能哉則 皇考之留遺於朕者豈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而 皇考又安宗社蒼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揮淚書此再示臣民天下亦可以知朕之心矣○己酉怡親王等奏伏讀 上諭寬宥曾靜仰見我 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



惡獸毒蛇魑魅魍魎不忍以雷霆殲滅欲使之革面回心自堯舜  
禹湯以至於今未聞此寬大之典也伏思我朝勦業垂統列  
祖聖聖相承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豐功駿烈炳耀日星  
厚澤深仁浹洽宇宙皇上嗣統建極大孝大德至聖至誠宵旰  
勤民仁育義正躬行節儉俾藏富閭閻廣沛恩膏以普甯黎庶蠲  
賑動盈億萬教養溥徧遐荒數年以來年歲豐登民氣和樂嘉祥  
駢集風俗阜成舉凡含齒戴髮之僉靡不沐浴皇風歌詠帝  
德山陬海澨僻壤窮鄉咸順則懷恩心悅誠服乃有曾靜者性與  
人殊兇狡狂幻蠱惑於逆賊呂留良之反書悖論復道聽阿其那  
塞思黑門下之奸徒匪類散布誣捏毫無影響之流言輒敢編集  
蜚語繕寫謗書令其徒張熙從湖南遠至陝西赴總督岳鍾琪衙  
門投遞雖不能爲反叛之事實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惡貫滿盈神

明驅遣令其自行敗露身服典刑以消異類之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經年以來中外臣民聞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今 皇上沛如天之仁憫其始由誤聽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寬宥伏讀 聖諭以改過望天下之人過大而能改勝於過小而不改若實能改過則無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誠尙邀從寬之典大哉 皇言寬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靜梟獍性成陰謀不軌誣謗悖逆罪惡彌天查律例開載十惡凡謀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靜之罪在十惡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張熙與曾靜共謀不軌赴陝投遞逆書思欲搆亂亦所難寬仰祈 皇上敕下法司卽將會靜張熙按律處決碎屍懸首查其親屬逆黨盡與殲除以明 朝廷之憲章慰臣民之公憤得旨寬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官員等所不可

贊一辭者天下後世或以爲是或以爲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與也但朕亦再四詳慎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儻各省督撫提鎮有因朕寬宥曾靜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諭莊親王允祿等騎射乃兵丁最緊要技藝八旗大臣與章京等皆係率領兵丁出師行圍之人理應親率各官操演騎射嗣後遇平常較射之日俱著學習騎射若年逾五十五歲者聽之將朕此旨徧行曉諭○吏部議准四川巡撫憲德奏川省州縣先因地廣人稀政事簡少將雙流等縣裁併今生聚日繁應復設縣治照舊分理成都府復設雙流縣崇甯縣彭縣綿州復設彰明縣羅江縣重慶府復設大足縣璧山縣定遠縣夔州府復設大甯縣新甯縣潼川州復設安岳縣眉州復設彭山縣青神縣嘉定州復設威甯縣各設知縣一典史一其羅江驛驛丞裁驛務

歸併知縣管理各縣俱設訓導一以司學校從之○庚戌諭內閣  
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孫在京闕及本  
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  
一人開送內閣請旨尋開列大學士蔣廷錫子溥吏部尚書嵇曾  
筠子璜都御史唐執玉子少游吏部左侍郎史貽直子奕簪戶部  
右侍郎王廷揚子鏐禮部左侍郎錢以墜子鋈禮部左侍郎鄂爾  
奇子鄂倫兵部左侍郎楊汝穀子綏刑部左侍郎繆沅子櫟工部  
右侍郎張大有子鴻運侍郎署理倉場事務涂天相子士炳副都  
御史謝王寵子升等具奏得旨俱賜舉人戶部侍郎劉聲芳子劉  
俊邦因病未應鄉試亦賜舉人准其一體會試○諭翰詹科道等  
自古朋黨之患必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已身亦並受其毒爾  
等多由科目出身讀書明理當以此爲切戒務爲端人爲正士爲

國家倚賴之大臣不可誤入於小人之一途蓋小人有小人之器局識見小才氣亦小恃其小忠執其小信行其小惠縱有微長適成其爲小人而已大人有大人之器局識見大才氣亦大大忠大義大仁大智凡所作爲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此等大人實能公忠體國並無沽名邀譽之心而名譽自至是以爲臣子者凡事爲國起見所成自大若爲一身起見則所成必小甚至卑污苟且夤緣請託瞻徇情面黨同伐異流弊不可勝言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此等陋習實所痛惡朕於 聖祖仁皇帝前從無揣度意旨探聽信息及邀名沽譽之事朕兄弟輩則多蹈此轍朕惟以禮處事和而不流一生心蹟仰邀 皇考聖明洞鑒可見天下之結黨營私者徒自壞其心術品行耳欲求纖毫之利益不可得也卽如康五瑞本欲袒護李紱而究不能掩其惡李紱蔡

珽本欲害田文鏡而適以自害其身豈不可爲衆人之炯戒哉夫  
人才力各有不同在朕之用實係因材器使爾等安分循理各盡  
職業自然識見日開閱歷日進今日之小臣卽他日大臣之器何  
必存躁妄之心以自限也至於閉門謝客以示孤介亦矯情之舉  
如在京之大臣外省之督撫平日果不見一人不聞一語又何以  
周知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爾等新進小臣亦不必以師生同年往  
來相接爲諱但當和衷共濟勸勉箴規以道義相砥礪此則君子  
之朋朕所望於爾等者也天地神明之所佑者誠所惡者僞果能  
去僞存誠於處心積慮之間爲朝廷爲國家爲社稷爲蒼生此卽  
爾等所以自爲其身家不但己身榮顯子孫亦必受其福矣爾等  
將朕諭旨時時體認清夜自思躬行實踐朕言自必有驗勉之勉  
之○解樓儼任以黃文煒署廣東按察使

由鹽運使署

○移雲南永善

縣典史駐烏蒙井底汎○壬子兩江總督范時繹參奏原任戶部郎中王圖煒縱容家人張象九夾帶私鹽王圖煒及草率審詳之道府知縣等應交部察議得旨凡督撫大臣之考察屬官惟公正無偏賞當其功罰當其過則屬吏知感知畏相率而奉其訓導遵其約束苟賞罰不當不但過於寬縱屬員生玩愒之心卽過於嚴厲屬員亦起藐忽之念蓋以其賞罰不足憑而寬嚴無定準也朕思王圖煒係世宦之家奴僕眾多豈能保其無一生事爲非者儻王圖煒平日或係知情或事發之後將家人縱放藏匿不令質訊則當並治其罪今張象九於未事之先王圖煒早已責逐有案可據而范時繹乃稱刑訊之後改供是明係小人畏刑三木之下勉強承認未可爲信讞况卽張象九所改之供在王圖煒亦無通同作弊之處何至將王圖煒及審詳各官一併參奏范時繹之察吏

如此何以使屬員畏威而懷德奉令而承教乎王圖煒及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俱不必交議○甲寅甯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噶爾丹策零使臣特磊於十月初五日前至陶賴大板斥候臣隨派理藩院員外黑色前往於初六日將來使特磊等十一人帶至巴爾庫軍營據特磊云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行至伊爾布和邵地方遇逃回蒙古三人稱總督今帶兵二萬從哈密一路前來是以請示噶爾丹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犁輕騎滅從齎摺前來等語臣以特磊之言實難憑信撥參將劉廷琰等將特磊伴送至肅州加謹防範得旨著劉廷琰伴送特磊赴京○丁巳設立五城鋪司巡檢各一○戊午添設熱河迤東八溝地方通判一巡檢一○己未諭禮部朝鮮國王世篤恭順虔修職貢昔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藩封特頒 敕諭所有應進 聖壽冬至元旦表儀俱准



於元旦併貢以彰柔遠之至意近見該國王於領受齋資等事皆特遣使臣齋表奏謝朕念該國距京三千餘里貢使往來未免勞費嗣後凡屬謝恩本章俱著與三大節表一同齋奏不必特遣使臣永著爲例該部卽行文該國王知之○諭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勲績懋著伊曾祖圖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效命疆場忠節炳然垂光衍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爲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曾祖圖捫與祀昭忠祠牌位列銜佐領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曾祖祖父誥封等語著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祠牌位改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敘○庚申諭理藩院紫禁城內蒙古王等著照在京王例騎馬貝勒貝子公等年六十五歲以上者亦

著騎馬○添設刑部左右見審司滿漢郎中員外主事十二員筆帖式十員專理見審事件○辛酉諭內閣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以雲南趙州白崖地方平地忽涌甘泉二股摺奏內外臣工皆以滇省醴泉歸美於朕朕實不居也夫君臣上下本爲一體設人君有乂安百姓之心而其臣不能宣布德意以成善治或上官有撫字羣黎之念而其民不能感化以成善俗皆不足召天和而徵瑞應也鄂爾泰以公忠之心行撫綏之政至誠所感能使吏服其教民懷其惠所屬之境康阜恬熙而滇省官民又實能率從鄂爾泰之訓導風移俗易和氣致祥是以數年之中疊見慶雲醴泉之瑞此蓋上天恩賜以表著賢臣之善績也昔張堪之麥秀兩岐魯恭之蝗不入境彼郡邑守令有循良之化尙足感召嘉祥況節制三省化民成俗者乎又如范仲淹之治青州廣施惠政溪澤忽涌醴

泉此皆載在典籍信而有徵者非朕褒揚鄂爾泰爲勦見之論也  
凡督撫大臣加惠一方以致感格天心賜以上瑞此皆督撫之力  
朕不敢以爲功而任用之得人與否則朕之責也諸臣將慶雲醴  
泉之端歸功於朕實於朕無涉若謂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爾  
泰使得盡展才猷悉心教養以成風俗之美受上天之恩此則朕  
所不辭者○壬戌諭內閣科場乃國家取士大典關係甚重數科  
以來鄉會試主考同考皆懷遵功令屏除弊端輿論毫無異議朕  
亦屢加獎許然又恐其久而生玩故習復萌未嘗不隨時訓誨儆  
戒提撕也今年順天鄉試榜發後有人密奏聞中有頂替夾帶等  
弊朕令諸生自行出首今果有自首頂名者一人夾帶者四人此  
則外簾疏忽之咎已降旨將稽察官員嚴加處分又密奏今年場  
前有房考一二人與士子往來者夫以科場久已肅清之時不應

尚萌暗通聲氣之想凡科甲出身之官員自知有衡文之分便當  
遠避嫌疑杜絕干謁何至以交遊形蹟啟人議論之端況士子應  
試之先豫懷鑽營倖進之念此卽行止不端之人一旦忝竊科名  
豈能成有用之材爲國家分猷宣力乎爲房考者又何爲收羅此  
等儉邪之輩豈但不能得其相助之益且必至敗己身之聲名干  
朝廷之憲典亦愚甚矣今歲外閒雖有浮言卻無實據姑免深問  
來春會場在卽各省舉子雲集京師凡在京官員有考官之責者  
各宜豫先儆惕戒慎小心防微杜漸勿以小不檢點被人指摘致  
貽科甲之羞況國法具在朕不能曲爲寬假也思之慎之○甲子  
諭內閣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爲念惟蘇松所屬糧賦浩繁民  
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姦徒肆其包攬若不徹底清查則吏治難  
以整肅民風無由醇厚是以特命大臣總理清查之事又遴選大

員分查州縣協理令將官侵吏蝕民欠三項明晰清釐不得絲毫  
蒙混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漕  
項錢糧一概暫停徵比俟釐剔清楚之後再降諭旨並令該督撫  
徧行出示曉諭是朕於清查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明白詳備矣  
乃承命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爲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帶徵  
之項指爲官侵以致姦胥蠹吏借端挾詐如松江候選州同朱榮  
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爲蠹書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  
驗也又聞不肖州縣有以里圖櫃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歸著議  
令宦戶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官虧  
者其說雖未足盡信然人言藉藉總理其事者甯未聞之耶此皆  
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以徵比爲清查之誤也設朕欲  
藉此爲催徵錢糧之計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納

仍令地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衛來京陛見時奏稱江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恐涉先侵後吐之嫌概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語朕以民間凡有隱匿錢糧尙准其自首豈有願完舊欠而不准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戶部行文該總理清查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此爲由將停徵之項概行催徵名曰勸輸差役追呼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完一百餘萬者有稱旬餘之內州縣完三萬餘兩者而溫而遜奏云此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冊又聞朱鴻緒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內必令其全完是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爲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矣與朕旨不大相逕庭乎著將未完積欠概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今自首完納贖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卽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該總理

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蒙混儻仍有私行徵納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卽行指參從重治罪儻隱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問定將該督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戶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羅國典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寬免其治罪至於歷年積欠前已分年帶徵今又一概停徵伊等又有何罪而令其自首乎總之各員不知朕激清吏治惠養小民之心而惟以錢糧爲重朝廷之德意不能宣究於下司其事者甯無愧乎諭到著督撫布政使卽刊刻頒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挂使官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乙丑諭內閣記載之失實人多忽而不知覺察朕侍 皇考聖

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祇聆 聖訓今觀臣工記載者舛錯疏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來元年二年內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譌舛自張廷玉爲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蓋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慎是以諸臣欲記朕諭者朕令繕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恐其失實以傳譌也朕因科甲積習有關世道人心屢進翰詹科道諸臣而面諭之旋令翰詹等百餘員紀錄所聞繕摺以進朕一一披覽則人人各殊有與諭旨全不相符者有數語偶合而記憶不全者又有詞句鄙俚意義蒙晦者以一日同奉之諭旨而至於百其人者百其說不亦舛謬之甚乎其中若有能文之士私自存錄流傳於後遂以爲朕當日之刻旨固然也其貽誤不淺矣朕觀前史所載未可全信每滋後人之口實如漢文帝見賈誼問以鬼神至夜半前席一事李



商隱則爲詩譏之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夫賈誼入見時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之事而問之此固非問蒼生時也如欲問蒼生之事隨時可以召對又何必夜半哉至於坐久前席亦尋常事耳且文帝漢之賢主也恭儉仁厚移風易俗閱歷世務深矣視賈誼之疏狂少年才識相去何啻什伯蓋知其不足與問蒼生故姑問鬼神耳賈誼經濟具見治安策中不獨論當世之務迂闊難行其於堯舜之治道亦未窺見本原也賈誼之策僅託諸空言文帝之功已見諸實事文帝豈棄才之主哉而王勃又謂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朕以爲屈賈誼於長沙必須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正待明時鴻之詭激自棄於肅宗之朝誼之疏狂未足以佐文帝之治安得以是爲二君譏議哉孔子嘗言爲君難卽此可見設有一夫私議妄自記載非

惟庸主無由剖析雖明哲之君亦何從聞見而正其是非其流傳失實受誣於後世者不知凡幾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以記載未可盡憑而欲杜好議論者之口也人情厭常喜新稗官野乘好事者流無端撰成一說娓娓動聽按之皆子虛烏有此其荒唐誕幻無足論者若夫記言記事國之大典將以徵信後世烏可或忽今乃新承提命而記錄多舛尙足當載筆續言之任而無忝乎用是薈萃翰詹諸臣奏摺細加揀汰其與朕之諭旨間有符合者採摭聯綴融會成篇付諸剞劂人賜一帙俾各朝夕觀省是訓是行以祛科甲之積習並知記載失實之非庶乎憬然惕然歷久而勿忘也夫○諭科甲出身官員等國家設科取士原欲得讀書明理之人列於庶位俾皆公忠體國實心任事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此科甲之所以可重也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

以報國恩相率而趨於植黨營私之習夤緣請託朋比袒護以至顛倒是非排陷報復無所不爲風俗人心之害莫過於此朕御極以來多有人論科甲中人不可信朕於爾等科甲諸臣推心置腹期待甚厚以爲用人者若捨爾等讀書之人則將以何等入爲可用然使爾等積習相沿惟以黨護師生同年爲事夤緣朋比貽害於人心風俗將使爲君上者雖欲用科甲之人而有所不可則科甲諸臣抑何自暴自棄貽笑於天下以至此也朕早夜孜孜欲使萬民各得其所措天下於久安長治何事不加整頓釐飭務令秩然就理豈容爾等科甲中黨援積習爲世道生民之害而不望其翕然丕變乎夫以科甲流品相誇尙其風自唐宋以來卽有之前明而流弊已極不知讀聖賢之書惟以致君澤民爲貴不在科甲之名也古之皋夔稷契誰爲科目乎科目中人遇不從科目出

身者卽鄙薄而非笑之不知彼之非笑科目者更甚此如江浙人議山陝爲巖魯山陝人亦謂江浙爲懦弱何關人品之輕重乎國家用人行政惟貴至公有人因科目而營私黨護卽有非科目之人偏受其害如黜陟之際不肖者或以科目之黨援而升擢必有賢才因而屈抑矣賞罰之間有罪者或以科目之黨援而倖免必有無辜因而冤濫矣科目之習一日不革則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爾等當豁然醒悟庶可使歷代相沿之敝習廓然頓除也且爾等亦思朕之不惜煩勞諄諄誥誡必欲爾等覺悟改易者豈惟上爲國而下爲民乎蓋以爾等品行之邪正於此分爾等名節之成敗於此判而爾等切身之利害更卽於此而辨若使請託公行毫無顧忌則地方官員皆得任意作姦戕虐百姓罹其害者非爾之至親族屬卽爾之鄉黨鄰里爾亦何所利焉況爾等以黨援袒護

爲利者不過圖一時門庭之烜赫而已獨不思身後子孫能必其  
世世常爲科甲乎一朝失勢則爾等子孫不卽轉受科目之欺陵  
傾陷乎目前之利甚少日後之害甚大朕爲爾等計之熟矣爾等  
乃不自猛省乎朕非禁絕爾等師生之分誼欲其不相往來也誠  
使師生同年平時互相規勸以道義勵以公忠各爲國家分猷  
宣力雖日相親近奚害焉且爾等素以師生之誼情同父子則爲  
父兄者自當教子弟以正豈可使之夤緣請託而不知恥乎爲子  
弟者自當事父兄以禮豈可與之夤緣請託而不知非乎從來請  
託營求其屬無益如州縣選得地方有求部院大臣作書屬託上  
司者在公正大臣自必不應設或應其所請而致書彼督撫大吏  
遂肯徇情曲庇乎徒使有人恃其奧援之請託遂至放佚怠惰不  
自檢束以極於貪污狼藉難免督撫之參劾彼請託者能挽救之

乎不如無所請託其有才有守者不患無以自見卽中材之人亦  
胸無倚仗皆傲勉砥礪不敢爲非而得以自全然則科目中人爲  
其子弟親屬鑽營請託者亦愚之至矣朕之訓誨開導至再至三  
亦以爲從古君臣之際所最罕得之遭逢爾等皆讀書明理之人  
果能深體朕訓幡然洗心滌慮盡改其積習有何不能辦理之事  
百億師師和衷共濟何患政治不臻上理乎且人無不可改之過  
亦無不可化之氣質孔子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惟在其人自勵  
耳爾等聽朕訓旨不但貴於心悅誠服要在身體力行不可一時  
面從過後輒忘須時時儆惕常若在朕前親受提撕方不虛朕諄  
切訓誨之至意也爾等翰林自以文章爲職業但須爲經世之文  
華國之文一切風雲月露之詞何所用之若旣改官則各有當盡  
之政務人之心思才力難以兼營不可自負文人荒其職守蓋文

章政治理本相通事無旁貸急所當務方爲盡職至於賦詩飲酒  
自附於晉人風流此等惡習所當深戒而痛絕者也翰林科道乃  
國家所賴以轉移風化之人朕所以屬望爾等者甚爲切至朕觀  
初次訓誨時爾等領會者數十人中數人而已二三次覺領會者  
過半今則不能領會者大約不過四五人誠知朕所以再三訓諭  
不惜煩勞者實爲國計民生之休戚實爲人心風俗之安危實爲  
爾等身家子孫之利害爾等各有天良自應人人覺悟感奮翕然  
不變盡去其黨援朋比之積習爲朝廷殫竭忠誠秉公持正辦理  
庶務將見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治道自此而日隆世風自此而日  
厚我國家億萬年長享昇平爾等子孫亦世蒙其福如此而謂科  
目之取士固足重也豈不美歟爾等共勉之○戊辰諭內閣數年  
以來怡親王及內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

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張  
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加  
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甯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  
西總督鄂爾泰俱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加太子太保浙江總  
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甯夏將軍席伯俱加太子少保○是月  
免雲南甯甯縣水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癸酉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 天於 圓丘天氣  
清明和霽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凡遇 壇 廟祭祀  
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  
謹以爲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蒙 上天鑒察朕  
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  
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天道至公惟佑善人



一念善天賜之福一念不善天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帝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卽匹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卽是動念卽是不以貴賤殊亦無須與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卽如播種者種稷生稷種黍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爲金聲擊石則爲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其善惡之分又必視乎其心之公私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必將毀譽得失全不計及止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乃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古之聖賢以主敬爲本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何自而萌乎旣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內有獲福之基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

默佑而順適暢遂者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爲君爲臣之道止有敬天勤民兩端而用人行政卽在敬天勤民之內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朕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姓之脂膏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教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尙云可以對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以方觀爲

陝西

江蘇

使由江蘇○甲戌發帑銀百萬兩加修高家堰隄工○兵部議准

雲貴

廣西

總督鄂爾泰奏廣西右江鎮向設左右二營左營遊擊

守備同總兵駐紮皈樂右營遊擊駐紮百色右營守備駐紮泗城

府治查皈樂形勢低窪微有煙瘴兼非適中扼要之區百色地方人煙稠密實黔滇之門戶請將右江鎮總兵官及左營遊擊弁兵

等移駐百色留左營守備一把總一兵一百五十名駐販樂右營  
守備亦撤回百色移右營遊擊帶千把總各一撥原防百色汛兵  
一百名合泗城舊設兵二百七十八名駐泗城府治從之○乙亥  
以葛森爲陝西甘肅布政使辦理噶斯軍需宋筠爲山西按察使  
由給事中遷○命甘肅布政使孔毓璞仍留原任○丙子以山西備辦

軍需鞍屨免辛亥年額賦二十萬兩○怡親王允祥奏辭增加儀  
仗得旨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敘者王多再三奏辭情  
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敬慎輔弼朕躬爲國家宣猷  
效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於內外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  
念王之勲勤較之諸臣爲最若不錫以獎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  
是以增加儀仗一倍以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在王領受  
並非越等逾分之事已頒諭旨不必固辭○以路振揚爲鑾儀使

馬會伯爲兵部尙書費金吾爲湖北巡撫

由山東布政使遷

○戊寅諭內

閣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勳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爲人上者無不存篤念忠勳之心於本身厚加贈卹尤切望其子孫克紹前徽永受優待功臣之澤爲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爲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卽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卹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取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誤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以致發遣遠邊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爲寬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路乎此等之人不念先人之心迹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祖父有

知亦應深惡而痛絕之且國家遇此等人寬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其人之罪尙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並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勲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內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其中勲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二人者如施世驊等共六十二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加恩豁免者著將內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爲伊等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寬釋凡此邀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並勉其子弟遷善遠辜毋或仍蹈故轍儻有過犯豈能再邀倖免凡屬忠節之子孫

皆當以此爲戒共加奮勉儻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爲善轉致導人爲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儻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朕當另加恩恤以存養之○裁四川打箭鑪沈村二驛驛丞各一其驛務就近歸併雅州府同知及瀘定橋巡檢管理○己卯諭內閣管理阿爾泰臺站內大臣克什圖甯夏將軍席伯俱係軍前效力勞績茂著之人著各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戶部等衙門議准原任湖南巡撫王國棟奏岳州府屬之澧州距府遼遠請升直隸州將安鄉石門慈利三縣並將九谿永定二衛改爲一縣俱歸澧州轄其新設縣治請於永定衛原駐之裴家河地方建立衙署應設知縣典史教諭訓導各一九谿衛舊治應設巡檢一稽查奸匪二衛守備俱裁從之尋定新設

縣曰安福縣○乙酉諭內閣原任都統馬齊昔年征剿吳逆時著有勞績伊子常資在外任居官尙無貪贓款蹟止因與石禮哈阿克敦官達等朋謀排擠楊文乾又在朕前奏事不實以致罹於重譴今朕念伊父之功將伊免罪釋放另有降旨錄用之處○定滿漢科道品級六科給事中俱爲正五品各道御史滿洲例由員外郎升授漢軍例由郎中升授俱爲正五品漢御史由內閣侍讀翰林院編修檢討各部郎中員外郎補授者爲正五品由主事中行評博行取知縣補授者爲正六品○召公元來京以唐綬祖爲山東按察使由鹽道遷○丁亥移湖北武昌守道駐黃州府城安陸府同知駐沔陽州之黃蓬山○戊子諭內閣西路軍需前經甯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畫周詳一一妥協今岳鍾琪領兵出口乃地方巡撫大吏有司之專責自應竭力遵照辦理而許容在任凡

事推諉馬會伯但以潔己爲務不肯擔荷查郎阿武格又係新任諸凡未諳上司屬員彼此猜疑推卸明年乃進兵之期關繫最爲緊要伊等之身家性命猶其小者耳應命在京大臣前往稽察督理方於軍務有益著兵部尙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壽常賚俱著各給印信並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辦之處卽分任其事仍聽查弼納調度凡關繫軍需事件俱著查弼納等相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卽令地方官動支錢糧辦理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擾民者一面革職拏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俱著卽行題參如有指稱軍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著卽題請正法○調王廷揚爲工部左侍郎汪鏜爲戶部右侍郎○己丑戶部議准原任戶部侍郎王璣奏山西蒲州府屬分縣治河增兵事宜一臨晉縣之虞鄉鎮



請分設縣治增置知縣典史巡檢各一其臨晉縣見設教諭訓導各一額取童生二十名請將訓導一撥管新縣儒學事務童生各取十名一涑水一河經臨晉縣之東界猗氏縣之西界地處窪下時有侵溢請於東西兩岸各建水門木閘二座以時啟閉一蒲州府城內請添設千總一兵一百六十七名該府之永樂鎮添外委把總一兵十名臨晉縣城內添兵十名該縣之角杯村添把總一兵二十名其虞鄉鎮新設縣治添外委把總一兵十名從之尋定新設縣曰虞鄉○庚寅刑部議覆尚書德明奏律內向無竊盜誣良治罪之條故兇惡之徒肆行扳害嗣後竊盜有將良民詐陷或指稱窩贓妄行扳害者應加等比依三犯竊盜分別贓數多寡治罪如地方官故行徇縱照失察誣良例誣扳致死者革職未經致死者降四級調用再強盜扳害良民較之竊賊誣扳被害尤甚請

嗣後除首盜殺人及傷人夥盜並行劫三次者俱例應正法無庸  
加等外其未傷人之夥盜有誣扳良民者加等照夥盜傷人例擬  
斬立決從之○裁直隸古北口監督其稅課歸密雲縣徵收○乙

未諭內閣凡交議條陳事件其原條陳之大臣亦著入班會議○

丙申以阿山爲內閣學士

由太僕寺少卿遷

○工部奏參革道員吳應龍

修造威甯城工逾限應照例治罪得旨凡官員居官聲名不好有  
責任使者間令於該地方工程效力以示懲儆非其人犯罪甚重  
應籍沒家貲者可比也爲督撫者於此等人員之身家存餘不足  
豈無聞見自應審度伊等之力量分別工程之大小派令辦理若  
不量其力而概與重大之工程則伊等自度力不能完即使竭蹶  
從事仍不得免於罪譴勢必觀望遲延並其所有之力亦退縮不  
前矣於工程有何裨益嗣後凡有此等效力人員著該督撫等酌

問本人情願如何效力再察其力量果與所認相符然後派撥工程具奏請旨儻有欺誑推諉不肯據實承認者著該督撫題參再行治罪吳應龍既稱有產可變著該督撫詢問令伊將實在力量據實供出卽照伊力量派委工程令其速行修理○丁酉諭內閣大學士孫柱雖素餐多年生平尙無大過且年已八旬先帝舊臣在朝者甚少著將伊名下應追銀兩俱行豁免其停俸案件亦著開復以昭朕優恤老臣之至意○法保緣事革任以宗室塞爾赫爲工部右侍郎二格爲左副都御史由副都統遷○敕封京都雲師爲順時普蔭雲師之神雷神爲資生發育雷師之神○己亥諭內閣各省兵丁於糧糈之外給以季餉所以撫養士卒令得仰事俯育以爲地方捍衛所關甚重而朋銀一項於俸餉內扣留貯庫爲各營買補馬匹之用亦國家恤兵至意也近聞直隸布政使衙門

奸吏於請領朋銀時每匹扣陋規二兩至二兩五錢不等直隸如  
是他省大約皆然夫倒馬立有年限報銷復有成額豈容奸胥舞  
弊侵扣嗣後著各督撫及布政使查照定例按期給發如有奸吏  
增減剋扣遲延等弊各該督撫卽行拏究按律重處儻督撫失於  
覺察布政司不能釐剔弊端朕有訪聞定一併嚴加議處至兵丁  
歲底豫借春餉及支放季餉亦聞有不肖餉書於放餉則需索季  
規於借餉則科斂借費此種奸弊深可痛恨著各該督撫一併嚴  
查禁革務須按季給發不得遲延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布政使將  
朕諭旨刊刻曉諭俾官吏兵弁等咸知之○諭兵部常色禮患病  
著加緊調養將軍印務著秦布管理副都統蘇圖同至軍前著在  
參贊上行走舒楞額不必來京○庚子諭內閣奉天地畝向來多  
有隱匿每有三四畝止報一畝者是以概以上則徵科民力輸將

甚爲寬裕後因有隱匿積弊民間互相爭競紛紛訐訟官民不便前歲朕遣大臣官員清丈漸次釐正田畝皆得實數今若按畝俱照舊則徵糧恐小民輸將無力著盛京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府尹確查田畝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則起科酌定成額永著爲令○是月免浙江江山縣水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辛丑朔晉封哈密鎮國公額敏爲貝子○改山西絳州屬之襄陵太平二縣隸平陽府解州屬之垣曲縣及平陽府屬之絳縣聞喜縣俱隸絳州○癸卯諭內閣從前據兩淮鹽政噶爾泰與運使何世璜奏稱兩淮鹽商因沐皇恩減省匣費各項每年省費百萬餘金而臣等又不受其規禮是以各商公送鹽院銀八萬兩送鹽道銀四萬兩但臣等蒙恩已各給發廉實無需用之處請解部以充公用朕以各商年來省費已多而鹽院鹽道又各有養廉

因允所請將此項解部交與內務府爲修理道路及各項工程之用至次年噶爾泰與運使張坦麟援照前例復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部比時適因豫備軍需因令交與江南織造爲製辦縣甲等項之用今噶爾泰與運使高淳又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京見今高淳參案有需索商人各款伊若果係用度不足何不卽於此四萬兩中支用乃捨應得之項分外貪取於商朕因此於從前之事亦不能無疑矣著將此十二萬兩交與噶爾泰或給還各商或伊有需用之處卽將此支用儻伊實無需用之處各商又不願領回噶爾泰見署安徽布政使印務著與魏廷珍確查上江地方有實在無著之虧空將此銀彌補以完本地公項○諭有人條奏內稱廣東諸務廢弛弊端種種如火耗提解收米折色及漁鹽各種稅務俱較昔加增至於盜賊公行誣告不息一切禁令不遵賭具仍

賣地方有司並不過問等語朕覽此奏深爲駭異朕宵旰焦勞無刻不以民生爲念其准令督撫提解耗羨並稽查稅課贏餘者無非除弊止貪均平盡一使官民並受其福也所頒諭旨至數十次天下大小臣工無不共知朕訓矣何以粵東地方尙有如此情形因提解耗羨而火耗轉致加增因清查稅課而有司轉行苛索因禁止私販而漁戶並受苦累是以朕愛養百姓之善政而奉行顛倒以濟其貪營巧取之私而置除暴安良移風易俗之政於度外該省從前督撫受朕倚任之重身在地方焉有朕已聞知而伊等漫無覺察之理郝玉麟傳奏到任未久嗣後宜整頓經理勿蹈前轍此旨到日著悉心確查嚴行禁約儻不肖有司仍有不知悛改者著參革拏問請旨正法如督撫等再有徇隱失察等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治罪○諭朕卽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

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贏餘皆入私橐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查覈據實奏聞並令各省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選幹員監收一年之後視其贏餘若干奏聞候旨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卽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卽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旣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可勝言屬員旣已貪取上司必至苛求官員旣已營私胥役必至橫索日積月累漸有加增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



所議令各省督撫委員監收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數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爲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事有資即可寬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污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心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鬪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閒苦於擾累或啟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愛養斯民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賦又一二百萬不等而發帑爲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

萬豈有於數千百萬之帑金並不吝惜而轉於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司無得受餽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諭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本地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爲也著各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自諭到通行之後儻仍有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征之員於本地方卽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甲辰諭內閣十五日御門辦事奏事大臣及引見官員等俱著用補服嗣後朕臨御前殿與應用朝服之日照常用朝服外至御門理事止用補服遇應服蟒袍之日亦著補褂蟒袍永著爲例○諭凡爲人子者於親喪之禮不得備盡其心深爲隱痛朕親

身閱歷而知之故於內外大小臣工有不得已令其在任守制者乃因辦理政務從權之道未嘗不體其哀戚之情也如大學士朱軾蔣廷錫丁母憂皆給與假期回籍料理及來京之後仍令素服辦事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俾得盡其守禮之心其外任官員或特旨留任或經督撫題留者皆著給與假期令其回籍料理伊親之事畢而後回任不强其心之所不安也嗣後內外大臣官員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箇月以盡人子之心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外省督撫提鎮司道府大員則委署員代行州縣等官則委佐貳代行再如直省文武官員於朝賀典禮齊集之處儻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不宜勉強從事有乖調攝之道亦著屬員代替行禮其代替之處督撫提鎮則報明禮部司道副參以下等官則報明督撫提鎮著將此旨通行

各直省知之○乙巳移江西南康府同知駐吳城地方歸星子縣  
轄撥九江營弁兵駐防移長嶺巡檢駐青山左蠡巡檢駐渚溪吳  
城巡檢駐三江口柴棚巡檢駐周溪鎮○丁未諭兵部鄂善前往  
涼州協同秦布辦理事務其駐紮太原兵丁著石麟暫行管理○  
戊申諭內閣廣東盜案繁多民俗獷悍應設觀風整俗使一員化  
導訓飭令風俗人心漸歸醇厚又該省督撫奏稱粵東士習未能  
端謹請設學政二員一司文衡一飭士行以爲造就人才之地朕  
思文行本屬相關不可離而爲二況廣東地方遼闊若司文司行  
分屬兩員仍各徧歷通省耳目間見恐有未周著設學政二員按  
該省地方分管考試督察廣東觀風整俗使著右通政焦祈年補  
授通省教職士子令其兼行稽察○以孫嘉淦署工部左侍郎由順  
天府府尹署○兵部議覆四川提督黃廷桂奏夔州協屬達州太平二

營距夔遙遠難於控制請就近歸隸川北鎮統轄得旨依議近來  
提鎮等每於到任後將營伍事宜條奏更張以爲盡職伊等身在  
地方敷陳時事其允協與否部臣不能遙度其情形每多議准卽  
朕亦以伊等身爲本地大員必籌畫周詳然後陳奏是以照議准  
行者有之乃細加訪察竟有扞格難行或於該地方毫無裨益者  
是伊等陳奏之時或誤聽人言或苟且塞責並非確有所見計出  
萬全之舉也嗣後該提鎮等若於營伍地方事宜果有深知灼見  
斷不可不更改者方許具奏儻有泛行陳請經部議准而究不可  
行者定將條奏之人嚴加議處○兵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  
泰奏黔省新闢苗疆立營設官事宜一八寨去都勻郡城僅九十  
餘里實爲都黎總隘請將都勻營參將裁去改爲都勻協除舊有  
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外應設立副將一駐紮八寨增遊擊二守

備一安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左右二營以遊擊一分駐府城一隨副將駐紮一丹江汛近凱里營汛山勢斗峻素爲生苗盤踞請增立一營將凱里營都司裁去歸併丹江營轄除凱里營舊有千把總三員外丹江應設參將一守備二千總一把總二安兵一千六百名分爲左右二營名丹江營於大丹江駐一千名鷄溝駐三百名小丹江駐二百名餘爲凱里汛防一九股在雞溝清水江之中素稱强悍請將黃施營遊擊移駐施秉舊縣安兵三百名又有地名蔡貢者乃九股出沒咽喉應駐兵二百名以資控制一清水江有南北兩岸寨分稠繁應於清水江居中設立一協名清江協增副將一遊擊二守備二千把總六分爲左右二營安兵二千名於適中之公鵝駐一千名對江北岸駐四百名柳傍駐四百名革冬駐二百名至鎮遠一協原因防禦清水江九股等處生苗而設今

清水江已設營汛應將鎮遠協改爲一營將副將裁去其兩營遊  
守除鎮遠應留駐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把總共六員外所餘  
遊擊一守備一千把總六卽令歸入清江協副將標下一天柱營  
向以附近生苗故設立參將今旣分設營汛應將天柱營參將改  
爲都司存千把總三員所餘守備一千把總三歸入丹江一古州  
地方戶口極多乃都黎適中要隘應設一鎮名爲古州鎮增總兵  
一遊擊三守備三千總六把總十二分爲中左右三營安兵三千  
名將黎平協改爲一營副將改爲遊擊此所設協營並下游舊制  
一帶協營俱聽古州新鎮統轄一營汛旣定應設文武分治請於  
都勻府添設同知通判各一以同知分駐入寨通判分駐丹江鎮  
遠府添設同知一分駐清水江黎平府添設同知一分駐古州俱  
加以理苗同知字樣一所設同知通判專駐苗疆有綏理地方緝

捕奸頑之責不可護衛無人應照湖南乾鳳二廳之例於同駐之官兵內各撥給把總一兵一百名以爲親標一施秉舊縣旣將遊擊移駐同城不便無文員請添設施秉縣丞一分駐從之○添設廣東潮州府惠來縣葵潭鄉巡檢一○裁駐防昌平順義良鄉寶坻固安采育東安霸州雄縣九處筆帖式各一○庚戌陳良弼緣事革職以王圖炳爲左副都御史原任詹事○辛亥吏部議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雲南開化一府接壤交趾地方遼闊雖設有同知通判經歷三員俱非印官不能分理政務請將通判一員裁去增置一縣設知縣一於地方有益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文山○改貴州洪番土司地方歸定番州流官轄○壬子署山東巡撫岳濬奏修理東省南北大路工程諭諸凡工作惟勤查確勘屬員胥吏方不敢舞弊若少涉疏慢必致有名無實潦草塞責須遴委誠實



人員不時催督看驗務俾修築堅固以利便行旅至於帑項第不令姦貪侵蝕耳何可吝惜果能錙銖皆用於工內卽較原估稍多亦朕所樂聞也○癸丑大學士九卿等奏據督修孔廟工程通政使留保山東巡撫岳濬等奏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當孔廟上梁之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縣環捧日輪歷午未申三時之久仰惟皇上尊禮先師孔子典文周備又特頒發帑金興建闕里文廟凡殿門廊廡悉做帝王宮殿之制易蓋琉璃黃瓦是以天心昭格顯示嘉祥於孔廟告成之日慶雲呈見實從古未有之上瑞伏請宣付史館垂示奕世得旨朕平素尊奉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文廟不戒於火彼時廷臣援明代宏治前事爲言而朕心悚懼不甯引過自責親詣太學文廟虔修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度規模以及祭器儀

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爲指授遴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格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閒今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朕不克當或者上帝先師見朕悚惕誠敬之心見茲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朕躬被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科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宣付史館著照所請行○甲寅實授岳濬山東巡撫程元章浙江布政使○乙卯以劉應鼎爲四川按察使由建昌道遷○吏部議准四川巡撫憲德奏黎大所地方爲西南孔道漢夷雜處千總一員不足以資彈

歷請將千總裁去改置一縣添設知縣一再設典史一分駐泥頭  
俱隸雅州府轄又建昌之甯番衛已改爲冕甯縣該衛之冕山所  
千總一員應裁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清溪○吏部等衙門議准河  
東總督田文鏡奏東昌等府幅員太廣宜設立直隸州以分職守  
請將東昌府屬之高唐州爲直隸州分轄濟南府屬之禹城平原  
陵縣臨邑四縣兗州府屬之東平州爲直隸州轄東阿平陰壽張  
陽穀四縣東昌府屬之濮州爲直隸州轄觀城范縣朝城三縣青  
州府屬之莒州爲直隸州轄日照沂水蒙陰三縣至從前所改直  
隸濟甯州仍歸兗州府轄其濟甯州原轄之鉅野嘉祥二縣改隸  
曹州鄆城一縣仍隸兗州從之○丁巳內閣學士桑格以疾乞休  
允之○己未調張大有爲刑部右侍郎以何國宗爲工部右侍郎

由內閣  
學士遷

○辛酉

上以闕里

文廟告成恭詣國子監祭

先師

孔子○吏部議准廣西巡撫金鉷奏粵西全州所屬西延司猺獞雜處巡檢一員不足彈壓請移本州州同駐紮將巡檢裁汰其全州仍添設州判一以資協理賓州所屬之武宣縣順流直達潯州不過四百里而距賓州地遙路險應將武宣縣歸潯州府轄庶公務不至稽遲從之○改廣西西隆州西甯縣歸泗城府轄移西隆州治駐偏牙州同駐入陽○壬戌刑部等衙門議奏陸生柑借論通鑑妄抒譏訕謝濟世批點大學肆行毀謗悖逆已極經臣等審明定罪奉旨交與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將陸生柑謝濟世逐一嚴訊茲據順承郡王錫保參奏陸生柑謝濟世自知罪不容誅一字無能置喙應將陸生柑謝濟世俱擬斬立決於軍前卽行正法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查明入官其陸生柑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至妄行註釋之書俱著嚴查燒毀得旨陸生

相著交與該將軍於軍前卽行正法其父母祖孫兄弟俱從寬免其流徙謝濟世從寬免死交與順承郡王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其妻子家產免其入官餘依議○丁卯諭內閣定例正月上辛日祈穀於上帝若上辛在正月初五日以前則於次辛行祈穀之禮雍正三年五年俱以次辛祈穀率由舊章但元旦朝賀者朕躬之禮儀上辛祈穀者祀天之大典也明年正月初二日上辛禮部題請於十二日次辛行祈穀禮朕思若以正月而論則十二日爲次辛若以立春而論則十二日爲下辛矣因元旦朝賀筵宴而展祈穀之期朕心深有未安著定於正月初二日上辛行禮先期照例敬謹齋戒停止朝賀筵宴嗣後若元旦逢上辛之期則於次辛祈穀如在初五日以後或值初七日世祖章皇帝忌辰著該部兩奏請旨○署川陝總督查郎阿奏據四川總督黃廷桂咨

稱護理重慶鎮標遊擊保璠於委署黔彭營遊擊任內與酉陽冉  
土司書使往來節次勒索人口贏馬等物冉土司之子冉廣烜奸  
占董昌規之妻爲妾一案餽送保璠銀兩禮物土司冉元齡又有  
川省奸徒楊承勳等結黨一案據賊黨供稱楊承勳家有金鑲玉  
印劉伯溫碑記伊弟楊七必要爲王送在酉陽司等語俱應嚴究  
諭各省土司朕皆一視同仁莫不欲其遂生樂業共享昇平之福  
是以屢降諭旨令該督撫訓飭官弁加意撫綏無得借端滋擾若  
有苛虐生事者必重治其罪但管轄苗疆之官弁等往往不能仰  
體朕意屏除私念若土司等有不取書使往來者則加以傲抗之  
名撫拾小事申報上司若私相往還有所餽贈則上司訪知又加  
土司以行賄鑽營之名究治其罪如此則土司豈不處於兩難乎  
卽如該督參奏冉元齡之納賄於保璠朕知冉元齡必有屈抑難

申之情也前據查郎阿奏稱四川奸徒楊承勳等謀爲不軌假稱家有金鑲玉印其弟楊七必要爲王送在西陽司去等語朕批諭查郎阿云西陽土司素稱恭順必無藏匿重犯之理若果楊七逃往西陽地方則冉元齡亦無不嚴緝解送者如楊七未至西陽而強向冉元齡索獲則冉元齡不更冤抑乎總之各處土司承祖父之遺業受朝廷之厚恩苟有人心孰肯作奸犯科自罹罪戾惟是奸民匪類等播弄構毀希圖獲利於官弁之前則假捏土司不法事端而在土司地方又肆行恐嚇慫恿之詭計爲督撫大吏者安可不詳加審察而輕信屬吏之浮言爲奸徒所愚弄乎此案內需索受賄之保璠著該督撫嚴加審訊照所定苗疆之例定議具奏冉元齡悉從寬免不必查究至於賊黨所供金鑲玉印之語尤屬荒誕夫民間所謂金鑲玉印卽歷代傳國璽也當日元順帝將此

璽歸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獲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察哈

爾林丹汗之母將此寶進獻至今藏於大內今楊承勳家安得又有金鑲玉印卽使有之亦係僞造無用之物耳賊黨謀逆之罪不在此印之有無也何必深究著查郎阿黃廷桂憲德等將朕諭旨一併曉諭西陽土司冉元齡知之○以和碩和惠公主下嫁多爾濟塞卜騰授爲和碩額駙○己巳諭內閣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保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慶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又據布政使蔣洞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月內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高村至伊家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爲沃壤而東城村欲開之河見今寬闊十餘丈或數十丈眾水會同河身長二十五里經年累月



人力不能成之功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故感召天和屢歲皆登豐稔卽如近日豫備軍需民情踊躍爭先恐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卽此可見是以仰蒙上天昭示瑞應以獎官民之善朕心深爲慰悅著照河南省之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並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膏之至意○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五百七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九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八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琉球朝鮮國入貢